

蔚蓝色文艺季刊（总第五十六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562) 633-8980

传真：(562) 633-8986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伊雪

艺术整体设计：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迈克

编委会：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4 No.56 December 2015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目录

CONTENTS

圣诞之旅	报喜（中英对照） David Craig 著、海燕 译 / 02 送圣诞礼物的警察 临风 / 04
溪水旁	春节的复活（外一篇） 王怡 / 06
流动印象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秘阳》 王怡 / 09
重返伊甸园	最初的样式 匙河 / 12
守望者语	为何写作? 王怡 / 14
在时间的塔上	感谢词（外六首） 苏小和 / 22
哲学与真理	创世里的人类学奥秘 刘同苏 / 25
回望圣地	圣地记行（下） 马荣 / 34
驿车到站	一场文学性质的“出埃及” 宁子 / 46 等待着另一扇窗户 刘同苏 / 49 为真理而写作 陈宗清 / 50 仰脸向天歌唱——我与《蔚蓝色》 张海燕 / 52
索阅启事	/ 56
封面文，封底文	圣经选段



Annunciation

by David Craig

the sun erupts windows frame
a cold blue sea

a breeze feathers her untucked hair as
she leaves her lean to
finish sweeping
under worn mats old painted chairs

in a start she stops
sees her shadow shorten

an angel's face grows
wide in delight
"Rejoice you so highly favored
your womb shall seed promised land and
sky."

with one hand behind her she
backs through her mind.

she listens
peace finds peace
"Yes." leaves her room and its filling

the grey table sways
her heart follows her down
last leaf to the ground
fall colors every girlish way.

报喜 (中英对照)

大卫·克雷格作 海燕译

朝阳喷薄而出 框在窗棂上
寒冷的蓝海洋

微风的羽 拂过她未被头巾束紧的发丝
屈身挪了一下
她擦完
这张旧草席 还有暗漆斑驳的椅子

忽然，她住了手——
自己的身影在渐次缩短

天使的脸
被喜悦拉宽
“欢欣吧，最蒙福的女子
在你的腹中，播种了应许之地
和高天。”

把一只手背在身后
她的心，静了

她在倾听
平安且和睦
“愿主的旨意成就！”

天使离开了
还有那充溢其间的辉耀

暗灰的桌子在摇曳
她的心随着她一起跪下
最后一叶子飘向地面
秋天为童贞着色



送圣诞礼物的警察

临风



2014年12月，正在全美国抗议警察暴力的声浪中，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的视频在网上造成轰动，到该月十九号为止，点击已经超过了四千万！

“秘密圣诞老人”正在向警察们解说

密苏里州有位善心富人，每年圣诞节前会选择一个有需要的城市，去那里向有需要的陌生人赠送百元大钞，每年大约送出十万美元。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人们只好称他作“秘密圣诞老人”。他也从来不让人给他的正面照相，可是，他会告诉收钱的穷人说：“不要气馁，事情总有转变的一天。”

今年，他选择堪萨斯市。他与一个警局合作，拿出一千张百元大钞，让警察们开着警车，到处找寻有需要的人，把百元大钞送过去。

这种由警察充当圣诞老人的角色的事还真是破天荒地第一次！视频中显示，一些开着破旧车子的人，被警察闪灯拦下，个个满头雾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例如，有位三个孩子的妈妈被拦下来，警察说：“女士，你好吗？”

“我本来挺好的，直到你把我拦下。”女士说。

警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不是罚单），对这位女士说：“好吧。我代表秘密圣诞老人，把这个送给你。他希望你收下。好吗？”



女士告诉警察说：“你拯救了我的圣诞节。我本来无力给孩子们买什么礼物。”

“我希望你现在可以给孩子们买点什么。”

这位女士非常激动，甚至开始哭泣。

就像这样，许多有需要的人从警察得到帮助。一百块钱不是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在穷人的眼里，它意义重大，它让他们可以过个起码的圣诞节。或许，他们也第一次对警察有了正面的印象。

记者问这位秘密圣诞老人，他干嘛这样做？他说：“喜乐。警察总是给人一种强硬的感觉。但我知道，他们也有宽阔的心灵。”

这位秘密圣诞老人知道，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默默、勤恳地工作。他希望人们可以借着这次的善行看到警察的另一面。原来，秘密圣诞老人不但希望这些收到钱的人能够体会圣诞节的真谛，他也希望生活在“火线”的警察体会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在这个负面消息充斥的世界，圣诞节就好像一个魔法，把人的心灵带进一个不同的“仙境”里，在那里，我们能够看见善良、同情、温暖、谅解。

春节的复活

(外一篇)

王怡

我信主了，才知道自己有智力无智慧，有先见之明但无自知之明；精明但不聪明，开明但不文明。其实我骄傲起来，不如诸葛亮谦卑。他才高八斗，却自称“孔明”。我却以为天下的事都看透了。

我学习事奉主，才知道耶和華要挑选“**心中有智慧的**”，就是耶和華“**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分别为圣，可以给神“**供祭司的职分**”（《出埃及记》28:3）。我既然蒙召，应该是大有智慧的人才对。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就像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越来越少。凡不在基督里的，都喝醉了。惟独在基督里的，“**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

老人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因为春节代表着一个以宗族社群为最高理想的中国传统。这是一种封闭式的文化和人生理想。在无信仰的大地上，人们以血缘的纽带围在一起，在一个庆典中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排除在外。因为唯有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排除了，一种被假想的幸福才会如期而至。因此，对团聚的人来说，所谓春节，就是一个将鳏寡孤独者拉出来示众的日子。所谓春节，就是一个对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人来说如堕深渊的日子。每个春节，都是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再次遗弃。春节，就如一位施行审判的冒充者，把一些人留在外面，切齿痛哭。

春节的世俗理想，要求一个不断的团聚与遗弃的过程。它并非指向一种真



正的、家庭至上的价值。春节一旦脱落了儒家宗族势力的遗产，它便彻底无法描述也无法定义一个整全的家庭理想。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自不同家庭，却“**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马可福音》10:7，《哥林多前书》6:16，《以弗所书》5:31）时；甚至在家庭内部，春节也不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撕裂。与妻子的父母团聚，还是与丈夫的父母团聚？封闭还是开放？家人还是邻舍？教会还是庙会？今天的春节，既不能支撑和安慰一个“**并不分希腊人、化外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成为一。**”（《加拉太书》3:28）的、超越的社会理想；甚至连支撑一个将丈夫和妻子各自的原生家庭聚拢在一起的文化力量，都彻底死亡了。

自古以来，中国空有“四海之内皆弟兄”的理想，却抓不住“**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133:1）的应许。一百年来，中国空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文，却活不出一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的异象。当社会被区格，家族被断裂之后，春节的全部社会学与宗教学意义，就是排除异己。我们的父辈，曾年复一年，仔细阅读春节团拜会和国庆宴会的出席名单，犹如在狂风巨浪的海面，阅读一份古老的航海路线。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策划自己的春节联欢会和年夜饭。因为发生在当代中国大地上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和归属感的争夺战。不但在政治上，总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被春节“和谐”；连基督徒信仰的一部分，也难免一次次地被春节“和谐”掉。

台北的中央广播电台曾约我做两期访谈，话题是“基督徒怎么过年？”我惊讶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敏锐。主耶稣的教会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基督徒社区。我们要么影响其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要么被其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拖累。

当耶稣和众人在一起，有人告诉祂：“**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祂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祂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马太福音》12:47-49）。

弟兄姊妹们，春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在一个拒绝耶稣的族群中，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一种撕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春节若不重生，春节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场丧事。愿回家的弟兄姊妹，将福音和一个从福音而来的理想，带给你们的亲人。愿在成都的夫妇们，打开



家门，和不能回家的肢体一起过年；也走出家门，带着亲人来教会赞美上帝。

惟独我们，在基督里有圣灵充满的智慧；惟独我们，是春节里一群慈悲忠信的祭司。不是春节，而是我们，才是上帝为祂自己拣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籁之声（节选）

在感恩节前夕，我改写了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颂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祈祷。

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天籁之声，也不过挪用来说我胸中的块垒。但对神的儿女来说，万物都歌颂神的荣耀，穹苍都传扬神的手段。人的心若被恩感，整个受造界都是上帝的宣传部。所以，我们需要倾听这个世界，关心万事，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怀揣天下，因为天下都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天下。

约翰·牛顿牧师曾说，假如有两个天使同时接受神的命令，一个去统治地上最强大的帝国，另一个去贫穷的村庄清扫街道。这两个天使，一定不会计较自己担任的是哪个职务。或是统治者，或是清道夫，对天使而言，生命的意义和整个世界的蓝图，并不因此有丝毫不同。因为天使的喜乐，全在乎顺服神的旨意。就像两个士兵，若他们顺服的是同一位统帅，那么他们参加的，就是同一场战争。无论哪一个是炊事员，哪一个是阻击手。

如果一个炊事员心里，有整场战争的画面。如果一个清道夫心里，有天下的格局。他们扫地烧饭的时候，就气象不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小事，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他们知道自己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在全部历史秩序中的意义。

这个关系和意义，不是由我们所做的事所带来的，也不是从我们顺服的行为中产生的，而是被我们所顺服的那一位基督（祂的位格和祂的作为）所赋予的。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

——电影《秘阳》

王怡



钢琴教师申爱有婚外情的丈夫在车祸中罹难，申爱不愿接受亡夫有婚外情的事实，带着儿子离开汉城，来到丈夫的故乡，一个叫“密阳”的小城。人在大地上的定居，是对婚姻与生命意义的一种延续，还是一种捆绑？申爱到了丈夫的故乡，不久儿子的老师知道她打算投资地产，绑架并杀死了她的儿子。悲剧到此，一个人对苦难及一切想象得出来的意义，已“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近年来，韩国影视的基督教色彩渐渐浓厚，“罪”与“爱”成了最鲜明的两个影视主题。比如《红字》，它引用夏娃的故事，描写罪中的沉沦；又如《大长今》中的爱与饶恕，及人生的使命感，也显然脱离儒家式的氛围，与当年的丹麦名片《芭贝特的盛宴》可有一比；金基德的《撒玛利亚的少女》，则以耶稣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来衬托一个妓女的生命挣扎。但几乎直到李沧东这部《密阳》，韩国主流电影才开始以一种尖锐的方式与基督信仰相遇。

申爱的无望、苦毒与迷失，使她落入另一个深渊，直到偶然走入一间教会，在赞美诗中号啕大哭，镜头这才一转，她笑了，欢喜地说：“我现在相信每一缕阳光中，都有主的心意在。”一天在路上，申爱看见凶手的女儿在街角被人殴打，犹豫了片刻，还是开车走了。回家诵背主祷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时，她感动不已，决意去监狱探访，去

告诉杀子仇人，上帝的爱使她原谅了他。

影片在此时陡然转捩，隔着玻璃墙，那个凶手平静地说，“感谢上帝，祂已赦免了我的罪，我也成了一个基督徒。”申爱僵住了，一出监狱，便在阳光下昏厥。她一生的怨恨这才被更深地激发出来。她对生命的质疑，不再是“为什么我要遇上这些痛苦”，而是“我还没有原谅他，上帝凭什么原谅他？”

扮演申爱的女主角全度妍，以平安喜乐和歇斯底里的两种生命情景，为韩国电影斩获了最近二十年来唯一的国际影后奖。申爱从怨恨转向了饶恕，从苦难转向了信仰。她曾在教堂故意嘶叫，用“都是假的”的流行乐替换布道大会的赞美诗；她曾引诱牧师，朝着深夜聚集为她祷告的信徒家里扔石头，甚至割腕自杀。这部电影在质疑韩国教会的世俗化，指控“廉价的福音”并未给许多基督徒带来真的救赎吗？最后一个镜头，申爱从精神病院回到家中，在宅院中剪头，镜头定格在她脚边一个角落，一个破烂却有阳光照着的角落。她想起牧师妻子在店里向她传福音时，说每一缕阳光都有上帝的爱。申爱跑到一个光线很强的角落，转头问：“那么，这里有什么？”最后这个镜头，延续了这个问题。

经上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么一个破烂的角落，就算被阳光照着又怎么样呢？对此时的申爱来说，就算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又怎么样呢？我刚好看到杂志上有篇李沧东的访谈，题目是“我不相信幸福”。

关于饶恕，在这半个世纪韩国的宗教复兴中，有过两个类似的著名故事，构成了这部电影质疑与探讨的时代背景。一个例子在六十年代，一个富有的韩国寡妇，独生子被杀。她经历挣扎之后，去法院要求释放凶手，并表示愿意收他做儿子。她也写信恳求总统特赦，最后凶手被特赦，此事一时震动韩国社会。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也致信这位夫人，称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性。另一个例子在九十年代初。朝鲜女特工金贤姬，为破坏汉城奥运会，于1987年11月28日奉命炸毁大韩航空858次航班。机上一百一十五人全体罹难。金贤姬在狱中忏悔认罪，被判死刑后，狱中牧师带她信主，为她施洗。1990年4月，总统卢泰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特赦这位二十六岁的女恐怖分子。

没有这一连串的饶恕与和解，就难有今日的韩国社会。导演要质疑的，其实不是这些更



新了韩国历史的真实见证；而是一个罪人的悔改，一个受害者的饶恕，真那么容易吗？常听人说，圣经教导人有信心就能得救，这太轻便了。但一个信字，谈何容易，不然你来试试。申爱的故事，显出救赎的艰难，实在难到人的任何努力都无能为力。

林语堂曾在自传中说，有三种基督徒：一种因犯罪而悔恨，渴望免于良心的责备。一种因痛苦而需要安慰和逃避。还有一种，他们了解自己所信的为何，然后真心信靠所信的那一位。林先生说，前两种都可以是信仰的开端，却都还不是真的信仰。

在这部电影中，那个面对受害者毫无悔恨的杀人犯，正是第一种。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没有真悔改的平安，不是真平安，只是精神的按摩和灵魂的桑拿。而申爱似乎是第二种，她以饶恕作为在被饶恕者面前一个胜过苦难的高台。因此当对方说他也相信上帝时，这等于破碎了她自以为义的假象，令她从饶恕的心堕入怨恨的谷。

同样的，没有真悔改的饶恕，也不是饶恕，而是高高在上的傲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一个人欠一千万两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他出门遇见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却狠心把他下在狱中。所谓饶恕，就是承认自己欠的一千万两蒙了赦免，于是甘心情愿免去别人所欠的十两。所谓饶恕，就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于是主动放弃处置过错方的权利。所谓饶恕，就是靠着信心的搀扶，可以胜过处境，选择不再活在过去。于是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生命的开始，每一缕阳光都可以有意思。

记得去年在一个夫妻小组中，有三个问题，第一，小时候谁教导过你最多关于饶恕的事？第二，小时候最记得一次说“我错了”的经历；第三，在现实生活中，有谁是你饶恕的榜样？可怜啊，我的回答竟都是没有。除了“忍字头上一把刀”，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饶恕。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令我痛苦的从来都不是苦难，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苦难。若我遇见一个申爱，我不会说，来，跟着我做一个祷告，你就可以得救。我会说，从来赞美都发自死荫的幽谷，从来信心都降在独自一人的旷野。



另一个世界的波纹，梦想是大海，孩子如小船在其间摇漾)……

孩子的好奇是永不满足的，一铁锹下去，就要一气挖到地心深处。不间断的“再之前呢？”让“我”不止于自己的诞生，而追溯尚在母腹中的情景。这让人想起加拿大动画《丹麦诗人》里的片断：挪威的夏日雨夜，滑溜溜的谷仓睡铺，粗心的邮递员，饥饿的山羊，弄伤的拇指和拥挤的火车……简单又充满奇迹，日常又不乏巧合，父母的爱情原来是基于那样一连串偶然才最终得以实现。但生命看似为美好的偶然，两个孕育者的邂逅却是由一整个世界一整部历史来必然成就的，比如父母在战争的废墟上相逢，他们对于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强烈渴求催生了“我”；比如祖父母的奋力拼搏（显然他们是犹太人，处于被大半个世界拒斥以至驱逐的孤绝中）催生了“我”的父母……“我”的生命渐渐扩张为以色列民族的史诗。之前，再之前，饥荒、迫害、逃亡……一切不让人生存、壮大的力量从未止息过。但人们也从未停止过抗争和希望。摩西杖分红海，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作了墙垣，把埃及法老的追兵远远抛在后头；他们在旷野中行走四十年，向着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这辉煌的过往如今只成了瑰丽的传说。但“你相信奇迹吗？”，“我们都需要相信，否则生活太可悲了。”是的，没有信念的生活犹如汹涌的海，随时都呼啸着将人湮没。在讲述另一个关于信念和救赎的故事——诺亚方舟时，人称有了微妙的转变：历史的主体由“他们”变成了“我”，“我从水中出来，如同那些鳄鱼。”这样的转变和类比将他们与我、族群与个体、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由来都集结成一场浩大的集体回忆，一点一点地逼近创世之初，直到“我由光

带到世上，我来自那原初的无/无限”（相对页的洞孔恰到好处地在一片幽暗之中出现，如同一个硕大的光源）。《创世记》开头说，“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光照亮并剖开世界的混沌，填充世界的空虚，光赋予我们秩序、生命和希望。此时，光的意义才在“我”对于生命的追溯中澄明——即便在反光中，都能感到生而为人的喜悦；即便在摩天大楼的包围中，都能看到那压抑不住的光，无中生有的光，“我”无限的来路和最初……

“那你呢，你从哪儿来？”问题终于被“我”抛给我们。我们从哪儿来？当故事里的最后一个洞孔落在行走的人脸上时，我们终于明白，当我们不清楚自己从哪儿来时，我们也无法回答自己是谁，我们面目不清甚至空白。不仅曾被抛散四处，饱经流亡之苦的犹太人，需要保存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告诉自己——你并未湮没在他们之中（后扉页上拉比对孩子的训海场景强化了这一理念），我们那萌发于自然的身体，那建构于文化的自我，也需要一点一点的填空。我们从哪儿来？或许将追溯到同一黑暗之中，但同样的光照在不同的身上，也会折射出不同的形色。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说，“在这个雷同的后面，我偷偷地把星星散布于自己个人的天空，在那里创造我的无限。”

那么就往回走吧，从空白之地出发，向着最初的虚无和混沌，同样也是最初始的光亮和无限。但别忘了怀抱孩童般的惊奇与敬畏，那才是我们最初的样式，它将替我们一一俯拾那失落的过去。

注释：

1 《之前呢》，（法）查理·库蒂尔 / 文，（法）塞吉·布罗什 / 图，周仕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待出。

为何写作

王怡



为何写作呢？这是对职业意义的叩问，也是对人生意义的叩问。如果生命没有盼望，不管做什么，都抵不过最后的一死了之。如果没有盼望，写什么，也就随意了。世界抵不过灭亡，除非有终极的目标，否则，写与不写有什么区别呢？活二十年，五十年，八十年，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牧师的心路历程。

我是成都人，有人说成都人很难信主，因为成都的天是那么灰暗，那么低沉，所以有句话叫“蜀犬吠日”，狗看见太阳出来就叫唤。我第一次唱那首赞美诗：“天离地有多高”。我就嘀咕说“天离地没有多高啊！”

信主之前我一直写作。我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公义、自由和民主，好像一直在忧国忧民。所以，以前的写作主题都是公义与自由。当你相信你所说的，自己就好像是公义的代言人。这里有一幅画，是希腊的正义女神：一手拿着剑，一手拿著天平，但却蒙着眼睛。蒙眼表示谦卑，表示自己本来不配站在那个位置。一个非基督徒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以为自己是公义的代言人，不以为自己在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自义和骄傲难以被打破。

后来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看到一幅标题为“公义使列邦高举”的油画：这是希腊的正义女神在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面貌：她一手拿着天平，一手也拿剑，但是剑尖下面指着一本

书，就是圣经。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内瓦的圣三一教堂里，我们跪在那里祷告，这象征着我生命的顺服，我从此在基督里重新寻找写作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我很感谢神，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信主前后，我在写作里的更新、破碎、挣扎、反思。

先介绍一下我的作品。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是一本电影随笔。第二本书《不服从的江湖》，是一本思想随笔集。第三本叫《美得惊动了中央》，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有多么桀骜不驯。第三本书是自己印刷的，邮寄时新闻出版署查封了八百多本，当真惊动了中央。

信主后，我的第一本书是法学专著《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换》。这是从圣约的观点来试图重新理解宪政主义，思考为什么有法律？这是我信主后在专业上的一种表达，我希望在信仰中来更新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与神亲嘴》也是自己印刷的，这是我信主三年来，面向自由知识分子谈论基督信仰的文字。因为我是从自由主义者过来的，对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深厚的负担。影评《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是谈电影中的信仰。它是在国内一家主流周刊上的专栏，我想通过电影这一文化产品来传递信仰之光。开始写时，妻子有些担心，说每一篇都涉及信仰，会不会被接受？但奇妙的是，这些非基督徒的编辑们，却评这个专栏是他们的年度最佳专栏，很多读者说他们买这份刊物就冲着这个专栏。我很感谢神，神在松动人心，预备万事。《自由的崛起》是我去年翻译的一本学术著作，是关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美国五个国家的立宪政体的影响。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第一、生养与治理

信主前，我是坚决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爱太少，我里面的爱是有配额的，给妻子一部分，给自己一部分，再留给父母，就所剩无几了。其实我看不出生养、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义。孔子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本质上对此绝望。

但这里便有了一个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深刻断裂。一方面，你作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高谈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却不想、不敢、不愿要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呢？不想生一个孩子来爱的人，却说爱我的同胞，你不脸红吗？许多年来，我就活在这样一个深刻的断裂中。这一断裂，使我所写、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假冒为善。

甚至信主后，我也一度断章取义，看到一处经文讲：“你这不生养的，要高声欢呼。”所以我高声欢呼，



说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但在2007年父亲节前夕，神奇地改变了我。那一周我准备父亲节的讲章，我没做过父亲，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不怎么样。我以前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因为我在地上没看见过父的典范；我也不知怎样做孩子，因为我在地上也没有看见过子的典范。当我预备到某一部分时，圣灵的大能改变了我。周六晚上十点，我转过头来，心潮澎湃地对妻子说：“我已没有阻拦了，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吗？”我妻子就流泪了。第二天我在教会证道，告诉大家。他们都说：是真的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顽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们的孩子一岁零八个月了，我们给他取名王书亚，这也是我现在的笔名。

有句话讲：男人写东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样难。因为写作跟“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使命有关。一个不想生孩子却要写东西的人，实在是很奇怪的人。当我有孩子之后，我才真正看见写作的意义——我的写作与我的个人生命、也与公共理想在基督里被连接起来了。我看见，写作对我来讲就是生养和治理。透过写作，神借着这些卑微的器皿，赋予我们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养大地的使命。这一个领受，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属灵历程。我也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写作跟生孩子一样艰难而尊贵。

中国传统讲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走“三不朽”的道路。对书生来说，“立功”不太有机会；“立德”又很难，只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国内手机短信很发达，因为发表的欲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诱惑。信主之后，我慢慢自省，看见写作是知识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写作，是一



种最接近于创世的模仿行为。我们写作时，感觉就如神一样。因此，我常常问自己，我真的是在为基督写作吗？我真的已经与偶像式的写作割袍断义了吗？

捷克作家昆德拉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海边，当他看到神创造的世界是那么美好，看见落日那样辉煌，他感动地流下了第一滴泪。然后，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泪感动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泪。也就是说，他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你看，别人都在打麻将，我却在看落日。其实，人的写作就这样被分为了第一滴眼泪的写作，和第二滴眼泪的写作。拜偶像的写作是第二滴眼泪的写作，这是很大的试探。越有恩赐，从属世的眼光看越有成就的人，越容易落入这种试探。

第二、启示与见证

基督之前，有两类的人类写作。一是领受特殊启示之后的表达，就是旧约的文学。二是没有听到特殊启示，但在普遍启示里面仰望、呼唤，在那里向上揣摩。这里面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柏拉图和老子都在这一写作的高峰上。他们没有听到上帝关于救恩的启示，但他们的呼唤与揣摩，都惊心动魄，都有对被人的罪所遮挡的上帝隐约光芒的敬畏。

基督的到来对人类写作构成了挑战。因为基督来了，死而复活了。因此一切写作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事件。人类的写作也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相信基督的写作，是为“我们也见过，也信”的真理作见证。基督之后，人类所能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见证，也只能是见证。

第二类就是对此无知的写作。对不信基督的人来讲，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与呼唤的洞穴里。当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间宣告了救赎之道。从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假见证、假先知，也不可避免地落入偶像崇拜之中的写作。基督之外的写作，唯一的价值，是罪人对绝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铭心的描写。但当一个非基督徒作家，无论他多么优秀，当他试图对人的命运、结局、出路与梦想，多说一个字的时候，他都是在另传一个福音。因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后闭嘴。所以除非你不开口，一开口就只有两种，要么指向基督，要么崇拜偶像。

基督到来之前，人类的作者中间，有许多思考与呼唤，都值得我们尊敬并吸收。但基督来过之后，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学家、作家和教授们，他们试图描述的那些体系、思想和图画，尽管在人看来不乏洞见，但他们的一切写作加起来，都是假先知的写作。因为凡是不曾以信心回应基督十字架的写作，都不过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作伪证。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满了这些东西。包括各个艺术层面，也包括世俗心理学。这些假先知的写作，控制着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甚至包括基督徒。比如有位独身的姊妹，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给你开的药方都没有用，你只要结婚，什么忧郁症都好了。你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假先知。我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文章固然好，但太保守，处处都要谈耶稣。我说，我希望大陆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都加入写作的事奉，并靠着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有一次，我对一位慕道友说：什么是我的信仰呢？我并不是相信一位我的神。我相信的是“我的神就是你的神，哪怕你不

信神。”我的一切写作，都是要彰显这个信仰，并在这个信仰中去描述世上的一切。

换句话说，在基督恩典里的写作，是第一滴泪的写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写作，是第二滴泪的写作。在基督复活之前，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启示。没有一种写作，可以超过旧约先知的写作。而在基督复活之后，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见证。但没有看见，怎么作见证呢？所以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误以为自己仍然在“启示”的范式下写作。就如犹太人仍然在等候弥赛亚，结果现代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在“等待戈多”。这就是我说非基督徒的写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当然我说的见证，是以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的，包括了虚构文学。但最打动我的是仍然是非虚构的见证式写作。东正教徒索尔仁尼琴能在俄国写出《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好作品，我们中国的新教徒也应当如此。我不是贬低虚构文学，基督之后的虚构文学，在本质上应是对十字架事件的真实见证。

三、敬拜与偶像

首先，写作是一种敬拜方式。《诗篇》三十三章第三节说：“应当向祂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有一次，我在发烧中作梦，梦见自己写了很美的句子。在梦里，我祷告说，“神啊，祢可别让我早晨起来忘了这些句子。”结果醒来后，我还是忘得干干净净。我想主的心意，是让我深刻体会到，我写过的最好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从圣灵来的。有位朋友曾问我：“可不可以引用你的文字。”我开玩笑说，“当然可以。因为凡是造就人的部分，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没有版权。凡是错误的和不造就人，那可是有版权的，是我自己的。”

信主前，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骄傲的资本，甚至就是一种自我敬拜。现在，写作慢慢变成一种谦卑的领受，结果写作变得更更好了。写作对我来说，是灵修，是敬拜，也是一个破碎和攻克己身的过程。过去两年中，还有几次，我已写好的文章因为电脑故障，完全找不回来了。我几次经历最深刻的沮丧，然后甘心乐意地承认，凡是好东西都不是我的。我完全不可能再写出一模一样的文字。因为写作是一种敬拜，除非你再次来到主的宝座前，再次为你的写作低头祷告，再次在写作中举起手来。

其次，写作是一种传道的方式。清教徒时代，荷兰的改革宗教会曾有一个会规，所有会员要翻译或写文章，都要跟教牧团汇报。写完之后，要由牧长团审阅。这就是说，写作是神圣的，写作就如同牧师站讲台一样，是圣言的执事。我们现在不这样了，牧师的讲台不能随便站，写作却

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基督徒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需要谁来批准。我不是建议要回到这个教会法规去，而是希望每个基督徒写作者，都自己审查，认识到写作即传道。没有呼召，怎能传道呢？不知道，怎能传道呢？但今天我们对写作的态度过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换言之，就是压根不打算对我的文字会对别人灵魂造成的影响负责任。

我说写作有可能成为拜偶像的方式，因为自我、道德、名利、审美、民族、国家，都是容易陷入的偶像。譬如华人的敬拜诗歌中，总有太多过于看重民族、国家的情结，这是个很大的偶像，与教会的国度化相左。《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六节说：“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有首歌却这样写道：“中国啊，中国，若我忘记你，宁愿右手忘记技巧；中国啊，中国，若我忘记你，情愿舌头贴于上膛。”这首歌曾使我很感动，但后来我却意识到，这正是一首第二滴眼泪的诗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取代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基督的国度，民族国家成为了最大的偶像。就如丁光训著名的“椭圆论”，说我的信仰有两个圆点，一是基督，一是中国。近年梁燕城博士有个流传的“父母论”，说上帝是父，中国是母。这和丁光训的三自神学如出一辙。但是对不起，我只知道从初代教会以来，不以教会为母的，就不能以上帝为父。很多知识分子都很难超越民族、国家的观念，包括审美。蔡元培说，用美育来替代宗教，提升民族的素质。许多艺术家也这样讲，艺术就是他的神。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中，我们必须以整全的信仰，去不断归正和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教会的意识形态。

512大地震后，北京三自教会的牧师带着会众，在教会门口举行国旗降半旗仪式。三自会是把爱国放在爱神之上，扰乱政教关系的。但实际上，可怜我们家庭教会，甚至一些海外教会，在教会的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太多差别。每个基督徒作为公民，当然可以参加升国旗仪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但这绝对不是牧师、不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但这种民族国家的偶像，却对“属中国的基督徒”有着深入骨髓的影响，也支配着华人基督徒的写作。

四、哀歌与赞美诗

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信主后最打动我的，是大卫诗篇里所经历的痛苦。如《诗篇》四十二篇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信主前写的诗，就充满了寻找真理的一个挣扎过程。信主后，读到《诗篇》八十四篇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也是我们教会名称的来源。我觉得这是人类史上最美丽的诗歌。我写了篇文章《从哀歌到赞美诗》。其实赞美诗在中国诗歌



里是一个空白，但中国诗歌里其实也没有过真正的哀歌。真正的哀歌是在对己罪的悔恨中写出来的，所以，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写作。

信主后我在写作上一个最深的领受，是对写作者这一身份的悔改。《诗篇》五章九节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节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超过二百万字，这让我很害怕，这就是知识分子白纸黑字的罪啊。你干吗要写呢？如果卖了二百万斤猪肉，我想罪还不够大，因为就算肉里掺假，也不会影响人的灵魂得救。但你写下每一个字，却都是在作见证，或者作假见证，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毁。绝对没有第三种既不造就、也不拆毁的文字。我就跪下来请求主帮助我，先对写作悔改，再对写作恐惧战兢，然后让我在写作中经历到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但基督徒写作者很容易跳过哀歌，直接传福音，每当希望分享神的爱时，就想写赞美诗。就像传福音时，我们总想分享信主的喜乐，却难以将自己的软弱、挣扎和黑暗，都敞开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基督徒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里面，生命经历最深刻、内心挣扎最惊心动魄的人群。但我们写出来的文字，却仍然缺乏这一生命体验的深广。在汉语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铭心的哀歌和忏悔。我们不忏悔，谁在汉语中忏悔呢？我们不发哀歌，谁在汉语中发哀歌呢？基督徒应当与这个世界分享我们从哀歌到赞美诗的经历。基督徒可以写出最好的哀歌，让世人看见天与地有多远，我们的罪孽忧伤和天父的圣洁慈爱就有多远。当这个辽阔的空间被描绘出来时，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么夺目。

我们要写什么——为汉语文字，写出最彻底的哀歌，哀到让人扎心；为汉语文字，写出最伟大的忏悔录；为汉语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圣经世界观；为汉语文字，写出最敬虔的赞美诗。

五、在中国文化中表达如下主题

我们的写作，当以信仰进入文化，刺入中国人心灵世界和价值观的深处，去撕开那些潜在的偶像，打通那些灵魂苦旅上的穷途末路。我从亲身体会试着提出以下几个契合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主题。

一、从苏武到摩西

这是流浪的主题。包括六四一代民运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苏武式的。他们还没有走到摩西式的，真正的旷野在前面，流浪者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流浪，为什么流浪。

二、从逍遥岛拯救

这是刘小枫早年提出来的。怎样从逍遥走到拯救，从佛道走向基督，从泛神的自义走向一神下的顺服？这是自由的主题。基督教将全面挑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观。

三、从普罗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

这是救赎的主题。普罗米修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悲壮观，和英雄主义的自我期许，以及传统的澄清天下、解民于倒悬的士大夫情结。五四之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成为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 Logo。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破碎这一 Logo，又能医治这一破碎。

四、从死亡到复活

这是生命的主题。复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母题之一，甚至连死亡都不是。但生命一定要经过死阴的幽谷，才能带进来复活的盼望。只有从中国文化中的哀怨、哀伤、哀恸，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的意义才能真正被凸显出来。

最后，我想补充分享一点，是基督徒写作中的急迫和焦虑。我自己常常很急迫，希望在公共领域里表达信仰，但时时受制于语境，以及政治、社会的冲突，更加受制于文字表达与个人灵性生命之间的落差。这种焦虑在大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信主时间不长，反思不够，生命需要成长，老我也在不断破碎。虽然信主后写了几本书，但真正为基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我希望，十年，二十年后，有真正蒙神喜悦的作品。因此基督徒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唯有在写作中经历恩典，才能医治急迫和焦虑，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我祈祷在那时候，我可以确定有一些合神心意的文字。

第一次读到 C.S.Lewis 的作品时，我特别感动。我向神祷告：求主赐下中国的 C.S.Lewis。杨腓力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一书中讲到，苏联解体之后，他看见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到教堂受洗。就问其中一位排队的人：“我以为基督教早就在俄罗斯消失了。”那人这样回答：“只要我们的书店里还在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基督教就永远不会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消失。”

我们需要属基督的中国人，需要中国的 C.S.Lewis、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是我们，而是下一代。但神给我们的异象和呼召就从今天开始了，盼望我们大家彼此激励，走在这个属天的异象中。

感谢词（外六首）

苏小和

感谢桌上的餐布，当年我在宜家所买
虽然历经岁月，但它紫红色的花纹，依然闪耀着幸福。
感谢一对骨瓷性质的杯子，和一只长勺柄的咖啡壶
站在一起
它们一直很白，似乎永远不染上尘埃
我每天都擦拭一遍，这才是干净的理由。
事实上与咖啡有关的事物，还有很多
比如一台手摇咖啡磨碎机，看上去已经很古典了
不过依然好用。还比如一袋去了油脂的咖啡豆
每次我打开袋子，都能闻到来自哥伦比亚的芬芳。
感谢一副木质的小型画框，里面镶嵌着我写的诗歌
那是一首关于吃饭的诗歌，我一直在提醒自己
只要开始吃饭，一定不要忘了餐前的祷告。
感谢一只碗，里面结满了樱桃
感谢餐巾纸，它的名字叫做清风
这是个好名字，我能听见树叶细碎的响声
风无影无形，从我的想象里穿过。
感谢一本书，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它有洁白的封面，方正的字体，感谢每一个翻译家
熊彼特的知识是英文的，如今变成了汉字
每一个汉字都与我有关系，我是汉字的仆人。

感谢圣经，在左手边，我正在轻轻朗读
“你要离开你的国家，离开你的族群，
还要离开父亲的家园”。是的我要出发，现在就出发
按照上帝指引的方向。我要生活在别处
别处有星星，星星满了山坡，尘土冒出生命
别处还有词语，一会儿是英文，一会儿是日文
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是汉语。



书卷

一本书在飞翔，很多本书在飞翔
 她们有宽阔的翅膀，和叽叽喳喳的叹息
 是一些线装的书，十尺长，二十尺宽
 远看身体很小，近看阴影正浓
 在午后，覆盖了我的性命，我的家乡。

开始我以为她们像一些燕子擦拭春天
 后来才知道是众多的乌鸦飞过田野
 开始，我以为书卷上写满了知识
 后来才发现，句子和句子之间全是诅咒
 开始我以为是白云占领了天空
 后来才看见魔鬼正在舒展寂寞的长袖。

那些偷窃的人们有祸了
 那些说假话的人们有祸了
 开始，我以为书卷一定要飞进卧室
 后来才知道，她们变成了人类的食粮。

庄稼挤满了田野

庄稼挤满了田野
 可是收割的人，没有几个
 眼看粮食一代代腐烂
 我却不起床，不劳作。
 所以忏悔吧，像青草愧对大地
 鸟儿愧对天空
 像百合花愧对土壤
 肉体愧对灵魂。

渔夫

大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在复活
 首先是树和岸，然后是鱼和渔夫
 一个渔夫在河边张网
 一万个渔夫在河边张网
 在澧水河畔，在长江的尽头
 每条鱼都有自己的名字
 每个渔夫都娶了美丽新娘。

话剧

小时候，我和父亲说
我要高举双手，从村庄的右边
走到村庄的左边
父亲笑着对我说，你不能。

那是一个清晨，我带着理想上路
走过第三棵枣树，我是有信心的
走过第七棵白杨树
我高喊，爸爸，我累了。

爸爸说，没有关系
我将送给你两个兄弟
哥哥会托起你的右手
弟弟会托起你的左手。

放牛的学问

当年我在牛背上吹笛
牛在山坡上吃草，喝溪水
父亲气喘吁吁跑过来说
别贪玩，一定要让牛吃到上好的青草
晚上回来，要检查牛的肚子是不是滚圆。
这一天以来，我的牛胃口总是大好
上午它吃掉很多盘根草和马齿苋
下午又偷吃了好多新鲜的麦苗。
后来父亲死了，上帝从天上走下来安慰我
他说，放牛的事情，需要重新学习
如果牛触死了人，那牛必须用石头打死
如果牛触伤了人，要负责医治
如果牛吃了邻居庄稼，要论斤论量赔偿。
总而言之，人比牛重要
要牢记这个原则，直到世界的末了。

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孤独的

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男人
就应该想到，他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女人。
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人
也应该想到，她的身体里藏着一个男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孤独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爱人都陪伴着你
这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没有人能够改变。



创世里的人类学奥秘

刘同苏



一、性别的奥秘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7）性别的奥秘标志着一切受造物存在的奥秘。上帝是无限者的人格化。无限者则是整体或本体的别称。无限就是终极的整体，从而，是自在的本体。只有无限，才是无外的最终整体（若自身以外还有，就是有限，就是更大整体的部分）；只有全然自足的整体，才是绝对的自在（即完全依据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上帝；上帝是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Being），从而，成为一切存在的渊源，依据或本质。上帝的创世就是将存在赋予有限存在。因为有限存在虽“有限”，却依然是“存在”，所以，上帝的创世无非是让有限存在分享了自身（即存在本身）。有限存在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有限”里面有“存在”。有限本身不是存在；必须内有存在，有限才存在了。在创世里面，无限的本体是绝对之善，而有限的存在是好，因为出自绝对之善的都是“好”，因为所有的“好”都分享着绝对之善的本性。在“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命题里面，一种特殊的受造物（即人）被赋予造物主的本性（即上帝自己的形象）；由于该受造物承载了造物主的本性，该受造物存在了。理性主义的释经就此截止了。在理性主义的投影之下，“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命题的互依命题被排除了。“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成为了一个自足的命题，而其依存的命题（即“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被分离为另一个独立的命题，并降格为前一独立命题的低一级说明。于是，“上帝造人”成了理性主义的绝妙体现。一个纯粹单质的绝对理念普遍地覆盖了所有的中性个体（即

个人），以此方式，上帝造了人。依照这种创世理论，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人都以上帝自处。既然单质的普遍上帝创造了一群中性而自足的单子上帝，那么，从本性上，谁又不是上帝呢？现代人本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对人的自信与乐观，都生自这种上帝“赋予”的人之本性。“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仅仅表述了受造物与上帝的同一性，却没有表述受造物与上帝的绝对距离。虽然受造物分享了造物主的本性，但并没有使受造物成为上帝，因为在受造物的本性里面已经包含着自身不可超越的本质限制。“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命题就是这一本质限制的表述。依照自我本性而无法逾越的对立就是极性对立。极性对立在本性上是绝对的对立。性别就是极性对立的典范。极性对立就是绝对的排他。在本性上，男绝对地不是女，女也绝对地不是男。就本性而言，是男，就不是女；是女，就不是男。在实存中，不男不女的人也是有的；不过，“不”“不”的定性已经表明了其非本性的性质；该类实存并没有自在的依据，而依“不”“不”的否定形式表明了自身的例外性质。受造物的有限并不在于形体尺寸的大小，而出于本性的受限。在极性的对立里面，有限存在的有限意味着：就其自身的本性而论，有限存在只可能沿着对立中的一级存在，换言之，有限存在必定受到另一极排斥的限制。必须具有定量的确定，有限存在才可能在形体的意义上存在。若在形体意义上无限地弥漫着，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永远无法作为一个物而存在。通过极性的排斥，一个受造物确立了自身在形体上的界限，从而，确定了在形体意义上的自我。无在，才可能无不在；一在，就必有不在之处。换言之，以不在的对立，在才在了。在创世里面，受造物“各从其类”的区别，并不来自中性的高低或大小的等级，而出于极性限制的排斥本性。“种外杂交的不育”就是类别排斥的实证。极性排斥的限制构成了受造物之形体确定的基础，由此，极性排斥是有限受造物的本质属性。由于极性排斥，尽管有限受造物分享了无限造物主的本性，却永远无法成为无限者本身。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决定了人（以及一切受造物）是一个自我矛盾。一方面，人有了“上帝的形象”，才成为人。作为无限者的上帝无非是终极整体，即自在的存在。如果一物不是整体，就无法自在；一个部分一定要依据比它大的整体而存在。只有自身是整体的，才自足而自在。上帝的创造就是赋予有限受造物以整体性。上帝的创造在本质上不是捏造形体，而是赋予整体。质料本身是非整体性的，而没有整体性的东西就无法独立而存在。在圣经里面，以“水”的无定而象征性地说明了质料的非整体性。是上帝赋予的整体性



从质料里面凝聚了形体。作为质料，形体依然是有限的，仍然无法脱离部分的性质，仍然不可能达到独立所必需的自足。是上帝本性里面的整体使得本性里面没有整体的质料成为了独立的形体。单凭质料的形体是无法自存的；只有依据上帝赋予的整体性，一个质料性质的形体才可能自足而成为独立的形体。在本性上，只有无限的造物主是自在的；所有有限受造物的独立都是依存的。换言之，有限的受造物在本性上是非自在的自在。只有不断地依据无限的渊源，本性上不能自在的形体才自在了。男女之大别形象地表明了极性对立的限制。有限意味着对立的限制；无限才是对立的统一。一个有限物设立了自己的否定。一个有限的肯定不仅以自身的否定为限制，更以否定的限制为自身的肯定。我就是非我的对立，从而，非我成为了我的限定（即“我”就是“不是非我”）。一个单质的我一定受限于非我。只有无限才内在地包含了对立。无限不是中性形体的无限扩大，而是跨越极性排斥的对立统一。无论单质形体如何扩大，依然无法达到自身的否定。不管我怎么增大，仍然无法涵盖非我，从而，仍然受着非我的限制。无限的无限恰恰在于不受极性排斥的限制。我既是我，也是非我，从而，非我无法成为我的限制。对立的统一就是无限的自我展开。在无限之外，只有极性的对立；在无限里面，才有极性对立的统一。受造物的质料形体永远是单质的，永远不可能超越极性对立的彼此排斥，由此，受造物永远需要依赖无限者所赋予的整体性而独立存在，因为只有无限者超越从而包容了极性的对立，由此而达到了终极的整体（即所谓的“一”或“独一”）。“男女”的极性对立本性决定了人对无限上帝的绝对依靠，而处于极性对立中的“男女”却都能够承载“无限上帝的形象”，又表明“依靠”的绝对距离并没有取消分享的同一。对立统一之上帝的创造一定是对立统一的。

“男女”为代表的极性对立意味着无限的丰富。如前所述，单质之物永远受限于非我，所以，单质之物的无限拓展在逻辑上已经是无效的。单质之物在本性上就是单一的。在单一性质之下，只剩下了数量的差别，而不存在性质的不同。如果宇宙的本质真是单质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分而成为同质的不同数量。进化论就是这种通分的绝妙例证。只有在极性对立里面，每一次对立的统一都成为不可重复的个别。定量的通分只能统一形体，从而，被通分的形体恰恰回到了质料的混沌。由于极性对立是无限可变的，由此，处在无限可变的极性对立之中，每一次在形体里面发生的对立统一都是绝对个性的，从而，是不可重复的自在。一个特殊的形体是部分性的，从而，是可重复的；一个特殊形体里面的整体却是自在的，由此，使得该特殊形体成为不可重复





的个性存在。整体就是自足，就是自在，就是终极。自在，整体，终极都意味着“唯一”。除了终极性本身，一个终极性的东西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受造物就其自我本性是可通分的，却由于被赋予的终极性而成为不可通分的唯一。这就是创世的奥秘。单质的东西是有限的；只有极性的对立可能组合成无尽的差别。只有本性上对立统一的无限才可能统一极性对立的无尽组合。极性的排斥成就了形体的差异，而以无限而达成的极性对立之统一则构成了每一差异的不可重复的终极性。在极性对立的排斥中，一物沿着单极而形成了有限的单质形体；在对极性对立的统一之下，该物的内里却具有了内在的无限整体空间。就质料外壳而言，受造物都是有限的，非自在的；就内在的生命（即存在本身）论，受造物却是无限的，自在的；正因为这彼此交织的双重本性，受造物才可能以有限之身而独立为自在之物。在极性对立的排斥中，无法克服自身极性的有限受造物只能形成数量的差别，而使极性对立统一的无限造物主却赋予有限受造物以终极性的个性。在创世的设计里面，“男女”的极性对立不仅在外延上保证了无尽的个性组合，也规定了：只有通过对立统一的无限者，才可能确立每一个组合的不可重复的个性（即终极性），由此，由不可重复之个性而确立了受造物的质量性之多彩。数量性的差别是相对的个别，而质量性的差别才是绝对的个性。取消了“男女”，就意味着取消极性的对立。取消了极性的对立，就只能以中性的数量来通分男女。没有男女，每一人都伪冒为自我满足的单子。既然取消了本性上的极性对立限制，每一个个人在本质上都是自足的，都无需无限者就可能自足而独立。但是，脱离了极性的对立，个人只剩下了单质的定量质料。当失去了在极性对立里面无限所赋予的统一，于是，也就失去了以质量（即终极性）为基础的真正个性。现代社会的所谓“男女平等”都是取消极性对立后的通分式同一。如果我们不承认不同数量级上的个体由于整体性而在质量（即终极性）上是平等的，我们就将数量上的差异凝固为真正的不平等。硬要男女跑得一样快的通分，就是真正的不平等。真正的平等是承认基于整体性的终极个性，而不是通分（即消除个人）以后的数量平均。

男女的极性对立面意味着：作为有限的受造物，个人在本性上是非自在的，个人需要他者作为自身存在的内在要素。“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命题表明：除非接受无限上帝的生命，个人不足以独立为存在；因此，人命定是信仰存在物。“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命题申明：只有与自身的极性对立面达成统一，个人才可能承载无限上帝的生命而独立为存在；所以，人从本性上是社会存在物。极性对立的个人在本性

上就是依存的（即非自足的），然而，若非依靠本质上对立统一的上帝，本性上彼此排斥的极性个人就无法完成依存。

二、婚姻的奥秘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记》2:7）“尘土”就是质料；“生气”或“灵”就是整体。质料是有限的，而整体则是无限的，于是，整体不可能解构为质料。整体的形式永远是灵。在尘土的形体里面有灵，就是个人了。灵赋予个人以整体性，所以，个人得以具有终极的个性，并由此而独立为个人。理性主义的解经又于此又终止了，似乎有限的个人可以独立地具有无限圣灵，就成为孤立的个人。于是，无限圣灵也变成了单质的普遍之物，用以涵盖中性的单子个人。

“耶和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记》2:18）“独居不好”，也就是说，个人不可能以孤立之在完全自己的自我。孤立的个人是未完成的个人。“好”就是“存在”；“不好”就是没有达到“存在”的高度；由此，一个孤立的个人尚不是作为“存在”而在着。单质的极性个人尚无法承载无限的圣灵；必须置身于与极性对立面的统一里面，个人才承载了对立统一之上帝的无限生命，并由此获得了无限的整体性而成为独立的个人。质料是单质的，而单质即有限，所以，无限圣灵不可能被“塞”进一个封闭的有限形体里面（若真“塞”得进去，圣灵也就不是无限的）。圣灵是生命；圣灵在质料里面运动，质料里面便有了生命。一个纯粹的质料是不动的；运动已经超越了质料（芝诺的“飞矢不动”命题已经证明了这点）。圣灵开放性地寓于质料里面，所以，不动的质料才可能运动。圣灵的内住意味着：未来的先临；那将要出现的形体先以灵的形式内在于当下的形体。于是，圣灵的内住一定是关系或对立。未到的已到了；不在的却在了。只有在这种对立的统一里面，无限的圣灵才住在有限的形体之中。单质的尘土形体还容不下无限的圣灵，是该形体所承载的对立关系铺开了无限圣灵展开的境界。单向的极性不可能容纳无限的圣灵，必须以两极对立的统一才可能展开圣灵的无限。个人独居并没有完成个人的存在，得男女同居才在极性对立的统一里面成全了每一个人的整体性人格。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都需要配偶成全，所以，个人的独立是非独立性的独立。“帮助”并不是附加的质料或者扩大的形体，而是另一极之对立性的补足。“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

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记》2:23）我的极性对立面却是我存在的内在要素；在这种对立统一里面，我不再是一个极性的纯粹质料，而是一个基于整体性的独立人格。婚姻不是经济的互助或者肉身的相合，而是整体性人格的互建。就性别排斥自身而言，男就不是女，女也不是男。不过，由此而来，处于极性排斥中的个人就永远无法成为整体性的个人；每一个人都只能具有人类本性的一半。“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哥林多前书》11:8）经由对立统一的无限者，男可以内在地进入极性对立的女，从而，使女在与男的对立统一里面成为整体性的个人，也可以内在地容纳极性对立的女进入自我，使男在与女的对立统一里面成为整体性的个人。无论对男对女，婚姻都是个人的成全。

“二人一体”是婚姻的本质。“二人一体”就是“一男一女的夫妻”。“二人一体”并不是中性个体的数量相加，而是对极性对立进行统一而成就的整体性人格。一切中性的相合都是外在的数量增大。只有极性对立的统一才成就了整体。若以否定的意义，排斥就是补足。排斥是我的限制，因为排斥就意味着非我。排斥的否定就是补足；非我都成了我，于是，我就是整体。不与极性对立的非我统一，我就永远被非我限制而不成其为整体性的人格。男女的极性对立恰恰成为了整体性人格形成的前提。一性就是一极；一极本身是中性的，无对立可言，也就永远缺乏另一极的补足。只有一极内里已经含有对立的一极，该极才超越了极性对立而成为整体。“二人”必须是男女，才可能对立统一为一个整体。该整体以男女的极性对立为前提，所以，极性对立的男女依存性地共处于一体之中。整体是不可解构的，由此，在极性对立中统一的整体也就不可解构地内在于构成该整体的男女（即极性对立的双方）之中。对立统一的奥秘就是极性排斥的双方都内在地拥有对方（即所谓的“经由自己的对立面而返回自身”），并在拥有排斥极性的统一之中成为整体。在婚姻的对立统一里面，男女的极性对立不可分离，不可抹杀，却必须统一。除了本性即为对立统一的上帝，谁能成就婚姻的对立统一呢？“一男”对“一女”的相合则是保证极性对立的绝对。多人会形成对极性对立的干扰，从而，出现偏角。极性的对立必须是直面的。多极便取消了极性对立的绝对性，从而，也就无法达到绝对的整体。对立的绝对性就是整体的绝对性。连绝对的非我都是我，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是我，也就是说，因为我内在地包含了绝对的非我，于是，我成为了绝对的整体。多极形成的偏角减弱从而取消了极性的对立。绝对排斥的消失不过意味着取消了否定形式的绝对补足，换言之，就是取消了以极性对立为条件的绝对整体。“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是人的基础结构，因为那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基础。

“同性恋”不是仅仅动摇了婚姻制度，而是彻底瓦解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在单极里面是形不成整体的，



尤其是对人格而言。不过，“同性恋”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小群反常人群的罪行使然。个别的反常却是一种常态；没有反常的个别，人类也就不是有限的受造物了。需要有广泛得多的社会文化原因，一种反常才会被尊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同性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因为整个社会文化已经先行同性化了。当理性主义设定：存在不是对立的统一，而是携带普遍理念的独立单子；当现代工厂制度不仅生产着千篇一律的单调产品，也造就了无性别差异的中性生产者；其时，铸造“同性恋”的模具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一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都无性别地活着，你怎么能期待他在婚姻生活里面以性别角色生活呢？若男女结成的所有夫妻在本质上都无性别差异地过着婚姻生活，那么，无男女的夫妻又与之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到了“同性恋”制度化时才去面对，那已经太晚了。我们不可能在同性化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建筑一个性别差异的婚姻房子。我们不是面对着一个违反神创本性的特殊制度，而是面对着违反神创本性之整体社会文化的一个特殊表现。违反上帝创造的社会文化可能持续吗？这是人类正经历的真正危机。背离了上帝所赋予的整体性，人就不可能作为人存在。“同性恋”制度化不是婚姻制度的危机，而是人类生存的危机。

三、家庭的奥秘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的整体（a whole of wholes）。群体是一种聚合。在人类社会以外的群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以蜂类或蚁类为例。蜂类或蚁类的群体是具有严密结构的社会。尽管严密的结构将蜂群或蚁群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但是，构成该整体的每一个群体成员却仅仅是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每一个群体成员都不具有独立的个性存在。工蚁不过是蚁群的手或脚；兵蚁只是蚁群的爪，刺；蚁王与雄蚁无非是蚁群的生殖器官。由于每一个群体成员只是作为部分而存在，它不具有独立的生存价值。当蜂群的食物资源乏匮，蜂群便减少或停止繁殖，以缩小群体的增长来应付食物的短缺；一旦蜂群停止繁殖，雄蜂立即被驱除出蜂群，任其自生自灭。蜂是以群体作为独立整体而生存的；雄蜂仅仅是作为蜂群的生殖部分而存在；当群体的生殖功能停止，雄蜂也就作为无用的部分而被去除了。由于群体成员不是独立的整体，人类以外的一切群体都是数量集合；对于这类群体，每一个群体成员都只具有数量意义。由此，这类群体所构成的整体都是外在的，只是形体的联合或相加。人类却不同。个人承载着上帝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无限即整体）。就“具有上帝的形象”而言，每一个个人都是自在的，具有终极性，从而，独立为自由的个人。人类社会是由整体组成的整体。由于每一个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整体，人类社会是多彩的。个性都是质量性的；性质是个性的基础。单质的数量是可以通分的；不同的质却是排斥的。多质就是多元。多元的个人组成了质量性的社会。“元”性（即整体性或终极性）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取消了个人的“元”性，就消灭了人性的社会。

如前所述，婚姻是个人成为整体的基础结构。婚姻不仅成就了婚姻双方的整体性人格，也造就

了其后代的整体性人格。人格既然是整体性的，就只能整体性地传递。不可解构的东西当然只能不解构地传递。若整体只能展开在极性对立的统一里面，整体的传递就离不开极性对立的背景。父母之对立统一的生活，是下一代整体性人格形成的产床。男子的人格绝不是男性个人单性教导的结果。必须观察与模仿父亲如何在婚姻里面，既在极性排斥之下保持男性的角色极性，又在极性对立的统一中获得女性补足而具有整体性人格，于是，男孩才可能成长为男人。在一个纯粹男性的环境里面，形成的只是男子极性的排斥力，而非男子作为个人的整体性。纯粹的性别环境只生成极性；必须在极性对立的统一里面，才生成整体性的人格。单亲家庭与“同性恋”家庭截断了传递整体性人格的管道。什么时候家庭教育单性化了，什么时候人性的延续就危机了。其实，真正的危机还不是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家庭。当父亲因工作而从实质性的家庭生活里面消失，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已经单性化了吗？若职业化的父母一齐从儿女的大多数生活里面消失，将儿女交给了批量“生产”的幼儿园或学校，孩子生命里还会形成由家庭打下的个性印记（那是整体性人格的标记）吗？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个体家庭成就了个性，但是，若这种家庭个性就这么永久性地传递下去，个性本身又成为单质的，从而，也就泯灭了个性所必须的整体性。个人离开了原生家庭，与另一个原生家庭成就的个人成为一体，于是，新的极性对立统一的个体家庭又出现了。百姓若不变地维系着同一的百姓，百姓也就是丧失了“百”的多样性。“百”也是活的，也是不断生成的。“离开父母”，才可能“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些结了婚，却内里还硬带着父母的个人，都违背了婚姻的本质。就婚姻的本质而言，婚姻的一体只能容纳你与妻子的“二人”；只要你与妻子硬塞入了父母，那容量限定为“二人”的“一体”就永远无法实现。只有在极性对立的统一里面，一个整体性的人格才最终完成。若自己里面还都是父母的时候，一个人仅仅是观察与模仿着父母的对立统一，还不可能实实在在地具有整体人格的个性。必须自己置身与妻子的极性对立统一的生活里面，整体性的人格才真正完成。只要人格上还没有“离开父母”，自己就不过是一个人格不整的孩子。只有“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男孩才最终成为男人。反过来，上述的一切都适用于女人。不过，这并不能成为不孝顺父母的借口。“离开父母”恰恰是就内在人格而言的，这不是物理空间的外在规定。只要内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成为整体性人格，外在物理空间里面的四世同堂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当个人“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为新的对立统一，于是，新的整体性人格便形成了。人类多元化的基础在于无尽的个性人格，而无尽个性人格的渊源就在于“二人一体”的内在对立统一和“离开父母”的外延分割。

四、十字架的奥秘

上述的创世奥秘只是真理的正题。创世奥秘的肯定陈述必须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并进而达到否定之否定，它才是无限或永恒的真理。创世奥秘的正题是：极性的个人必须信靠对立统一的上帝，才可能与极性对立的个人达成统一，由此而成为具有整体性人格的真正个人。该正题的反题是：极性的个人若不信靠对立统一的上帝，就不可能与极性对立的个人达成统一，因此而丧失整体性人格，从而成为违背自身本质（即上帝的形象）的死

人。该正反题的合题是：（正）极性个人需经由对立统一的上帝而达成与对立极性之个人的统一，由此而成为真正的个人；（反）极性个人由极性出发而本能性地排斥对立同一的上帝以及极性对立的个人，由此，仅仅具有极性的个人是不具有自身本质的死人；（合）只有舍弃了封闭于极性的自我，极性的个人才可能接纳对立统一的上帝以及极性对立的个人，由此而成为具有整体性人格的真正自我。创世的肯定已经预含了罪之否定的可能进而拯救的否定之否定。

在《创世记》里面，当极性的个人以自己而非对立统一的上帝作为判别是非（即“知善恶”）的终极尺度，极性的个人立即分离于对立统一的上帝（以树林为隔绝）并分离于自身的极性对立者（以树叶为隔绝），于是，本性的死便临到该极性的个人，该极性的个人因丧失了自身的本性（即上帝的形象），也就坠落出了和谐地处身对立统一的理想状态（即伊甸园）。自此，被自我（即极性）所束缚的个人，永久性地敌对于对立统一的上帝以及自身的极性对立物。离开了上帝，男女之间就是无尽的战争，个人之间就是永久的分离。这就是创世奥秘的否定性陈述（“如不……，就……”）。

拯救就是对罪的否定，也就是对罪否定创世的再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极性是个人的外在肉体本性；上帝（即绝对他者）的形象（即整体性的人格）是个人的内在灵性本性；所以，个人是一个悖论：固守自我（即极性）的，就丧失自我（整体性人格）；舍掉自我的，反倒获得了自我。**拯救就是将固守极性的自我，重生为接纳绝对他者的自我，且在这一接纳之中与所有极性对立者成为一体。**拯救不过是对创世的回归，但是，拯救并不是创世的纯粹同一。拯救不是对创世的单纯肯定，而是对创世的否定之否定。创世的单纯肯定不过是一个无法包容自身否定的有限之物。若一个“是”仅仅是“是”，该“是”在本质上就受限于“不是”。只有当创世的肯定里面已经先行包含了自身的对立并预设了经由自己的对立面而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创世的肯定才是无限的或者绝对的。创世并不是一个等待罪之否定的消极之物，而是一个以拯救的否定之否定先行规定了罪之否定的有限，进而以否定之否定在肯定与否定两面都宣示了自身主权的绝对主体（即无限本体）。拯救的“十字架”并不是对创世的补充，它已经矗立在创世的伊甸园之中。没有否定之否定的“十字架”，就无法实现创世的肯定。“基督是我家之主”并不是来自婚姻与家庭之外的外在守护，而是婚姻与家庭的本质。





圣地记行（下）

马荣

伯利恒——耶稣降生之地

伯利恒，因为是耶稣降生的地方而闻名于世，并被称为“圣城中的圣城”。伯利恒是个大约有三万多人的小镇，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十公里处。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伯利恒。在1995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协议，把伯利恒过度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管理。

公元前七百多年，以色列的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第5章第2节里写道：“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信息清楚预言了将来会有一位救主在伯利恒降生。

圣经福音书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有清楚记载：童女马利亚受圣灵感孕，并有天使向她报信说，她要生下至高神的儿子。《路加福音》2章4节记载，马利亚和丈夫约瑟本来住在拿撒勒，但是由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令普查人口，约瑟就带着临产的马利亚回到伯利恒报名上册。他们到伯利恒时，城中的客栈已经满了，他们只好在一个马厩里过夜。

这天夜里，马利亚生下了婴儿耶稣，她将婴孩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马槽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摇篮。

伯利恒最著名的基督教古迹是市中心马槽广场的圣诞教堂，该教堂位于耶稣降生的马槽所在地之上。为纪念耶稣的诞生，人们在这马槽所在地之上建了个大理石圣坛，中间镶嵌了一个空心的十四角伯利恒之星以代表耶稣出生地的具体位置，并用拉丁文刻着：圣母玛利亚在此生下耶稣基督。圣坛上面挂着十五盏属于基督教各派的银灯，这些灯昼夜都亮着。教堂的入口于后期改建，十分狭窄，人要弯腰才能通过，因此有名为“谦卑之门”。传说这是奥图曼时代，基督徒为阻拦伊斯兰教徒骑马进入，将教堂大门堵死，开了个小门，以保护教堂。

我问导游张牧师，这个地点是不是确定是耶稣的诞生地？张牧师说，确定。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早期基督徒常到这里纪念耶稣，这个地方早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就被认定了下来。当时西律王为了阻止人们来这里纪念耶稣，就在客栈上建了个神庙，如此一来，反而没有人敢破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得以保存至今。后来罗马皇帝占领伯利恒后，康斯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为纪念耶稣，拆了神庙建了教堂。

我回来后在网上看到一则有趣的故事：圣诞教堂始建于公元四百年左右，后毁于战火，又被重建。公元六百多年，波斯帝国占领伯利恒，但没有毁坏圣诞教堂，相传是波斯帝国的司令沙赫巴勒兹（Shahrbaraz）在教堂的壁画上看到三个穿波斯服装（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的人，因此下令不毁坏教堂。那幅壁画表达的是东方三博士来朝拜婴孩耶稣的事。

我查了下地图和历史，当年的波斯帝国位于现在的伊朗这一带，确实在以色列的东方。这另我颇为兴奋，一方面这个故事证实了圣经记载的东方三博士来伯利恒朝拜耶稣确有其事；另一方面，也对我多年的疑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这东方三博士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东方是不是指中国？现在我猜想，这个东方可能是指过去的波斯帝国，即现在的伊朗这一带，它位于伯利恒东方。

圣经《马太福音》是这样记载三博士朝拜耶稣一事的：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了，心里感到不安，就召齐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博士来，细问那星什么时候显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



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婴孩和他母亲马利亚，他们俯伏跪拜那婴孩，并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约旦河——耶稣受洗之地

约旦河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条河，是世界上最底的河，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它也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河流。我们从约旦到以色列时，就要过约旦河。到以色列边境时我本想给约旦河拍照，但导游提醒大家把相机收起来。以色列海关查得严，拍照容易惹麻烦。车子在桥上开，桥下是条约十米宽的小河沟，我们以为约旦河马上就要到了，结果车子过桥入关后，我们才知道刚才看到的那条小河沟就是约旦河。这是约旦河给我的第一印象“小”。

到以色列后，我问导游张牧师，约旦河怎么这么小？牧师说，由于河上游两岸河水抽得太多，河水流量也就越来越小。他指着岸边很宽的沙地说，过去这里都是河床。约旦河近90%的河水都被两岸抽去使用了。我想像一下，假如河宽增加十多倍，有一二百多米宽，那大概也就波澜壮阔了。

圣经《马可福音》记载：“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祂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祂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三月十二号下午我们去约旦河。张毅弟兄刚信主，还没受洗，他要借着这次机会在约旦河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另外还有十六位兄弟姐妹也要在约旦河里以洗礼的方式重申他们与神之间的圣约，以表明他们愿意更深爱主，更渴慕主的话，更积极传福音，更注重过圣洁的生活。这个仪式或可称为“重申礼”。早上在耶路撒冷吃早饭时，天下起雨，气温骤降，不少人担心在约旦河受洗时太冷。结果出发不久就雨过天晴，气温也升了起来。我们对张毅弟兄说，“天为你开了”。约旦河边有简单隔开的洗浴间供人冲洗更衣，旁边的小商店里也出售白色的浸礼袍和浴巾等用品，我们团那些要受洗的兄弟姐妹都买了白袍，陈芬姐妹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要留着这件白袍，以后死的时候，就穿这件白袍去见主。领队华欣牧师先作了清晰的短讲，他不但讲明了受洗归主的意义，也解释了重申礼的含义，然后在约旦河里为大家施洗。约旦河水看起来挺浑，但不可思议的是，每一个受洗上来的人都觉得河水不冷，没有异味，而且每个人从水中湿淋淋地上来后，白色的袍子还是雪白如洗，一点都没有污迹，连擦干水迹的白浴巾上也

没有任何污痕。

约旦河的这一段也不宽，约十米左右，靠岸的河水只有膝盖那么深，过河应该非常容易，河的对岸就是约旦。以色列这边有两位持枪的军人守卫着，我问他们，对面的约旦有没有人过来搞恐怖袭击？士兵说，没有，从来没有。我稍感意外，因为以色列的周边国家都是它的敌对阵营，过去国内的新闻报导常说，以色列人欺负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因此英勇反抗袭击以色列人。这以色列国和约旦国怎么会相安无事呢？回来后我上网查了约旦和以色列的历史和关系，发现约旦与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十分微妙，也十分有趣，网上资料显示，经过三次中东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意识到阿拉伯世界是不可能消灭和战胜以色列的。以色列和约旦两国之间有着很长的边界，并且边界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对约旦来讲，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在你门口实在是太危险，最安全的办法是化敌为友。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表面上和阿拉伯联盟的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公开反对以色列，但暗地里却和以色列互相关照，睦邻友好。在网上我看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对这种微妙关系提供一点佐证：

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决定报仇雪恨，它暗中联合叙利亚准备发动场新的战争。从战争的前两年开始，埃及就不断在边界上搞军事演习，以麻痹以色列。开始几次以色列还高度戒备，后来也就习以为常，放松警惕。在1973年赎罪日前一个礼拜，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做好战争准备，并把开战日期定在赎罪日。因为赎罪日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全国的犹太教徒都会禁食，同时避免使用通讯器材，电子设备，武器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很多士兵也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守赎罪日。对以色列的敌方阵营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发动突然袭击的时机，埃及和叙利亚又和往常一样开始一场军事演习，以色列军方和情报机构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在开战前几天约旦总统侯赛因到了埃及，与埃及



总统沙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见了面。沙达特利用见面的机会，透了点要和以色列开战的口风给侯赛因，目的是了解一下约旦参加的可能性。侯赛因会议结束后，立即悄悄飞到以色列，告诉以色列总理战争即将来临。令人吃惊的是如此明确警告竟然没有引起以色列情报部门和军方的足够重视，以至于开战后的二三天以色列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后来以方虽然反败为胜，但战后以色列国会依然要追究战争开始时失利的原因，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首脑还是因为误判形势而引咎辞职。

试探山、殿顶——耶稣受试探之处

圣经福音书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分别记载了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圣灵引导祂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三月十二号下午我们来到试探山 (Mount of Temptation)，它位于耶利哥城外。我们的车在山下一个商店门前停下来，立即有年轻人端着盘子来到车门口，大声用中文叫道“蜜枣无花果”。他手端两个盘子，一盘蜜枣，一盘无花果。蜜枣的名字就叫Temptation(试探)。他让我们每个下车的人品尝一下Temptation的味道，他的中文有些走调，音调又高又怪，我们同车的一个姐妹笑着用中文说，这声音真有点吓人。我拿了个蜜枣，一边吃一边试图纠正他的中文发音，他跟我重复两次，好像没啥改变，我只好作罢。



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一样，盛产蜜枣，这枣的味道非常甜腻（这点与试探相似），我们这批人几乎每人都在这店里买了蜜枣。

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旷野的试探。当耶稣禁食四十昼夜，饿了的时候，魔鬼对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4:1-4）魔鬼在这个试探没有得逞之后，就把耶稣领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祂看，对祂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祂。（《路加福音》4:5-8）。

自那以后，这座山就被人称作试探山。大约在公元二百七十五年，一位叫圣查理的基督徒来到此山隐修，他创立了隐修小团体，在半山腰陡峭的山壁上开了许多小洞，在岩洞中建起了教堂。隐修士们在岩洞中默想耶稣，效法基督，禁食祈祷。据说史上最多曾有数千隐修士在这山上隐修，现今耶利哥城修了缆车，为去参观的人提供方便。

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依然没有得逞，就领祂到耶路撒冷去，叫祂站在殿顶上，对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这个试探里讲的殿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在大约一千多年前被毁。1967年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后，人们在圣殿山西南角发现圣殿遗址，以色列人开始进一步考古发掘，其中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在西南角的墙上发现一处拱桥遗迹，此遗迹埋在地下，上面是沙土，沙土上还种着洋葱。专家考证，这拱桥应当是进圣殿的通道。

圣殿的遗址现在被建成考古公园The Jerusalem Archaeological Park。我们在参观考古公园时，看到许多巨大的石头。有一块大石头上刻着字，牧师解释道，这字的意思是“吹号角之处”（the trumpeting place）。这块石头应当是祭司吹号角，向百姓宣告安息日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同时也是作为祭司站在圣殿西南最高处的一个护栏，耶稣当年受试探时，魔鬼就是叫祂从这个地方跳下的。

看过耶稣受试探的地方，我深有感触。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件事是受洗，“尽诸般的义”。接着是接受试探，祂在胜过试探之后才开始传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试探的形式可千奇百怪，但试探的性质无非三类，而这三类试探，主耶稣都胜过了。

在圣地面对耶稣受试探的殿顶，我妻子宁子说，在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中，殿顶跳下的试探最让她惊心，因为这个试探有三个貌似神圣的特点：第一，这是在神圣之处（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檐下）；第二，这是在选民之前（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第三，

这是以神圣之名（要证明神儿子的身份，且断章取义地找出经文依据）。这是貌似神圣，貌似属灵，貌似崇高的试探，并且极易获得当下果效，极易赢得众人掌声。在这个试探面前，不少信徒，尤其是传道人稍不留意（更确切地说，是稍留私意），就可能陷入其中，且被这试探所胜，却不自知。

迦拿——耶稣行第一个神迹之地

迦拿是以色列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镇。耶稣受过试探之后，到加利利传道，在迦拿的婚宴上行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后人就在当年婚宴的旧址上盖了个教堂，以纪念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里有当年盛水的石缸，也有过去用于盛酒的酒坛，小镇也因这第一个神迹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还有很多人专门到这个教堂举行婚礼。

圣经《约翰福音》记载：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祂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祂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祂母亲对佣人说：“祂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祂的荣耀来，祂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2:1-11）

导游张牧师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婚宴上喝酒的习惯是，先上最好的酒，好酒喝完了，才上差酒。所以《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件事，管宴席的人才怪新郎：“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张牧师从迦拿婚宴上酒质的由好到差，引申到婚姻现实，他说：人类的婚姻也常如此，先如好酒，后来味道就越喝越淡，甚至连差酒也用尽了。但在迦拿的这场婚宴中，由于有耶稣，这最后的酒反而是最好的。

离这教堂不远，就有个礼品店。店名就叫“The First Miracle”（第一个神迹）。店里当然也有酒，有种红酒的名字就叫“The First Miracle”。我们不少人都买了酒，味道很纯。张牧师还讲了个笑话：一次有个美国人在这买了酒带回美国，结果被海关查到。海关问他：“你怎么带这么多酒？”他说：“我带的是水啊，但耶稣把这水变成了酒，我能怎么办呢？”

加利利——耶稣传道和呼召门徒之地

加利利海真美！加利利海（又称提比里亚海，革黎撒勒湖）位于以色列东北部的山角，它堪称以色列的生命之水。耶稣当年曾在加利利一带传道，并呼召门徒跟随祂，还在这一带行了许多神迹。到以色列，加利利是一定要去的。而加利利海，又是耶稣呼召彼得跟从祂，并在复活之后向彼得等门徒显现的地方。我们三月十三号到了加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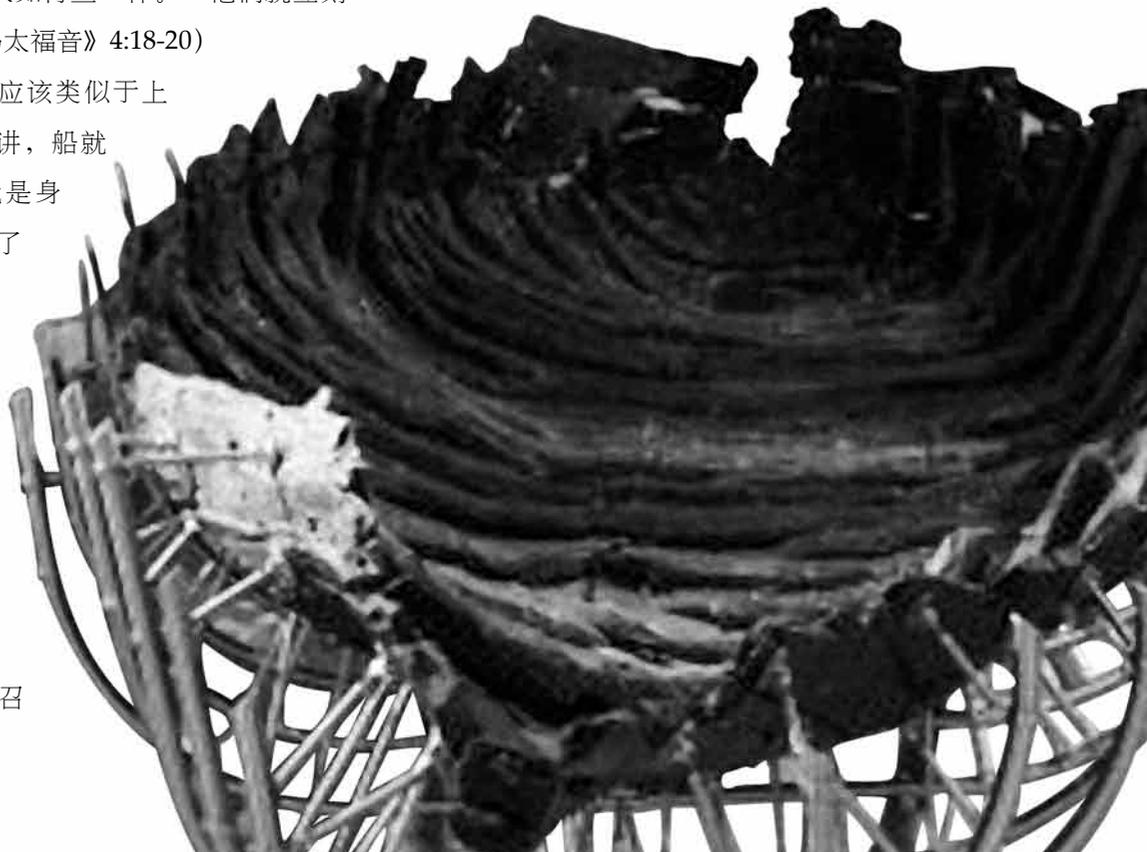
利，旅馆就在加利利海边。入住之后，许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到湖边去（加利利海其实是个美丽的湖）。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来自美国，其中半数来自以阳光沙滩著称的加州南湾，蓝天碧海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但我们来到加利利海边，还是被那碧水蓝天的美景给震撼了。

《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祂，要听上帝的道。祂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路加福音》5:1-3）

新约四福音书记载了彼得在加利利海捕鱼，以及耶稣与门徒乘船渡海的事。多年来，人们一直不能确定那时候的船究竟是什么样子。终于在1986年，人们发现了一条耶稣时代的古船，这在考古学界是件很让人振奋的事。话说回到1985年，天气炎热，但加利利地区几乎没下雨，湖的水位不断下降。到1986年，湖边已经有大片湖底的泥滩露了出来。附近农庄有弟兄两人，他们过去一直梦想能发现什么古迹。有天他们在湖边转悠，偶尔在湖边的烂泥滩中发现了几个古钱币和一个古船的轮廓。此事很快传开，专业考古人员经过复杂的挖掘，把这个古船完整地挖掘出来了。经科学鉴定，这船是公元前一百年到公元后七十年期间的船。没有人能肯定这就是耶稣坐过的船，但人们还是称之为耶稣船。

《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渔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祂。（《马太福音》4:18-20）

彼得当年打渔的船应该类似于上面的古船吧。对渔夫来讲，船就是家当，就是饭碗，就是身家所有，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当他听见主对他个人的吩咐，就撇下了所有，跟从了耶稣。宁子多年前讲过一篇道，题为“跟从主”。那篇道的主题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是说彼得的蒙召。宁子说，彼得从蒙召





之时起，就经历了一个生命的神迹，这个神迹的发生是从听见，顺服，撒下开始的。但彼得在加利利海上撒下了他的渔船，这个渔夫却从此走进了历史的长河。

加利利海上有种旅游船，船的式样是模仿耶稣时代的船设计的，但尺寸扩大了四到五倍，这种船就叫耶稣船。我们到加利利的第二天就乘了耶稣船游加利利海。上船的前一天晚上，导游张牧师一再叮嘱大家，明天早上在旅馆餐厅吃早饭时，每人带几块面包。上了船后，才知道他为何要大家带面包。湖面上很多鸥鸟成群地在船周围飞，我们把面包抛向空中，成群的鸥鸟飞来抢食面包。在蓝天下，在平静的加利利海上，在耶稣船上，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进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得像孩子，放肆地大笑，快乐地喂鸟，不停地拍照，还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到加利利海，彼得鱼是一定要吃的。彼得鱼的典故与圣经《马太福音》十七章的一段记载有关：到了迦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它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作你我的税银。”（《马太福音》17:24-27）

彼得钓起一条口中含了钱币的鱼，我们可以把它看为神迹，但这个神迹也符合自然。早年《海外校园》上有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到神迹与自然的关系，并说了句经典台词：“自然是看惯了的神迹，神迹是我们还没看惯的自然。”彼得钓起的这条

鱼，是加利利海上一种常见的鱼，但这种鱼有种不常见的特性。网上资料说，这种鱼会把鱼卵含嘴里，鱼卵孵化后，嘴就空了，鱼就会搜寻湖底的石子之类的东西含着。耶稣叫彼得钓起的这条鱼，恰恰含了一块钱币。后来人们就把这种鱼称为彼得鱼，商家也以此为卖点，乘机哄抬鱼价。其实这种鱼和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超市看到的游水立鱼差不多，中国大陆称之为非洲鲫鱼，或罗非鱼，台湾好像叫它吴郭鱼，总之，是普通的鱼。但因为它和圣经典故挂上了钩，并获得了彼得鱼这个名号，又跻身于加利利海上，自然就身价不菲了，彼得鱼是我们在以色列吃过的最贵的鱼。当地人多清烤浇上柠檬汁吃，味道还行。我们一到加利利就有人问张牧师，这次会不会吃彼得鱼？张牧师说，那是一定的。我们从耶稣船上下来后，就径直去附近一家餐馆吃彼得鱼。侍者端到我们桌上十几盘鱼，每人一条，并特别提醒大家说，每桌会有一条鱼的嘴里含有钱币。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过盘子，每个人都心存期待地查看鱼嘴，结果幸运的陈芬中奖，她那盘鱼的嘴上还真含了枚钱币！大家赶紧拍照。



各各他、花园墓——耶稣的殉难地、空坟墓

我们三月十号来的花园墓（Garden Tomb）——耶稣的坟墓。每个人都有疑问，怎么会有两个耶稣坟墓？一个是才参观过的圣墓教堂，在苦路的终点。一个是这里的花园墓。导游张牧师说，你们先参观，看过之后自己做判断。

这次是个高个子的白人给我们做讲解，他有明显的英国口音，说话时脸带微笑，充满热情。他带我们穿过载满鲜花的园子，到另一头有椅子的亭子坐下。他指着不远处一座小山说：“你们看，那像什么？”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儿有座不是很高的山崖，崖壁上有三个洞。他问道：“那像不像骷髅？”我们都说：“像，很像。”他接着给我们讲了这个花园墓的来历。

大约在1883年，驻守耶路撒冷的英国将军哥顿（Charles Gordon）去探望他的一个朋友，哥顿朋友的家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北面城墙之上。那天哥顿在朋友的房间里读圣经，偶尔抬头看到北面的山崖，他发现山崖上洞的形状就像一个髑髅头，他不由得联想到主耶稣的受难地，就是圣经上讲的髑髅山（各各他），他觉得或许这儿就是耶稣的受难地。后来他又作了多方考察，更加认定这儿就是“各各他”（亚兰文的意思是“髑髅地”）。后来人们为了找水，意外地又发现了这个园子，且这个园子里还有个早就发现的坟墓，这一切和圣经里对耶稣受难地的描写太吻合了。当时这个园子的主人是个希腊

人，一个英国姐妹在英国到处讲这个发现并募捐，终于募集到足够的钱，并在1892年正式买下花园塚这个地段，同时成立花园塚协会，以保护耶路撒冷城墙外的这个坟墓和花园。

Paul指着下面的墓地说：好消息是，坟墓空了。正如那门上写的“祂不在此处。”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死的上帝，而是一个活的上帝。我们相信祂复活了，并且相信有一天祂会再来！

我们来到了墓地前，这是在山崖上凿出来的一个墓穴，山崖前面还有个槽子，显然是为了滚动挡墓口的圆石板用的。墓里空间不大，墓是空的，没有安葬过别的什么人。园子里有个很大的榨葡萄的池子，显然这儿曾是个葡萄园。这一切都和圣经记载吻合，因此，这里很可能就是耶稣受难、被埋葬的地方。

墓室的门上写的正是这句话：“HE IS NOT HERE, FOR HE IS RISEN.”

我回来后在网上查了查花园墓的来历，大多数都是简单介绍，和Paul说的差不多。在英文维基百科（Wikipedia）上，我看到篇详细介绍Garden Tomb的文章（此文没有中文版），我现在把这篇资料大致翻译摘要如下：

从中世纪以来（公元五世纪以后），一直有基督徒怀疑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里的耶稣墓不是真正的耶稣墓。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13:12）这里明确指出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受难的。但圣墓教堂里耶稣的受难地却在城内。天主教人士解释道，圣墓教堂在古耶路撒冷城外，古耶路撒冷不包括现在的圣墓教堂地点一各各他。公元130年后，哈德良扩建耶路撒冷城，就把各各他圈在了城里。圣墓教堂是建在一个土丘上，这土丘就是各各他。这个说法在罗马历史中能找到一个根据，所以天主教认为圣墓教堂的耶稣受难地和坟墓与圣经并不冲突。可是很多基督徒并不相信这一解释，觉得太过牵强，并无确切根据。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更多的人持这种怀疑态度。十七世纪一个叫科特（Korte）的德国人去耶路撒冷后写了一本书，明确表示现在的圣墓所在地不可能是各各他，故而现在的圣墓教堂里的坟墓不可能是耶稣真正的坟墓。这是现有的最早明确反对传统观念的书籍。随后有更多的人在考古，地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耶稣墓不可能在圣墓教堂内。并有人开始寻找真正的骷髅山和耶稣的墓。十九世纪初就有人提出骷髅山和耶稣墓应当在现在的花园墓的位置，但这一推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而戈登将军无疑深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当他在耶路撒冷亲眼看到骷髅山时，就更深信这才是真正的耶稣受难和安葬的地方。他随后就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他在英国的妹妹，英国有群基督徒很认同这个观点，因此筹款买下这个园子，并成立个基金会来管理，这个花园墓才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长话短说，下面是支持花园墓是真正耶稣墓的证据：

1. 这个墓在耶路撒冷城外。这符合《希伯来书》13:12节记载：“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2. 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叫骷髅地。《约翰福音》19:17节记载：“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了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耶稣墓旁边有座小山，山的悬崖壁上有两个洞，酷似骷髅。山顶有块平地，犹太人传说那在古时是刑场。

3. 墓在一个园子里。《约翰福音》19:41节记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4. 墓是人工凿出来的，不是天然的。《马可福音》15:46节记载：“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5. 墓是新的。《马太福音》27:59节记载：“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 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6. 墓前有个滚石的石槽，滚石已经失踪，但可以证明曾有滚石挡住墓门。
7. 在墓附近，有个酒榨，是1924年挖掘出来的，据推测它来自于耶稣时代。因此这个园子应当是个很大的葡萄园。园子附近地底下还发现了个很古老的储水坑。这和圣经所描述的吻合。

事实上，耶稣墓究竟是在圣墓教堂里还是在这个花园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祂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部分历史资料是从百度和谷歌等网站查询而得）





一场文学性质的“出埃及”

——《蔚蓝色》的启程与抵达

宁子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祂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祂，使祂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是本于祂，依靠祂，归于祂，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远。

——《罗马书》11:33-36

一、留意上帝的脚踪

1998年前后，在一次安静祷告中，我的里面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提醒，宛若一个亲切的召唤，我的心一下子就被这个召唤所吸引：“我在万象中行走，你们要在万象中看见我的脚踪，你们还要到我这里来。”

然后，一切都静止了。

我的心久久停留在这个静止处，并隐约意识到，可能有些新的看见会在我未来文字事奉的路上呈现，我似乎意识到了方向，但还不十分明确。

此后，在一次夜间的祷告中：主让我感受到一束光，它静悄悄地从天上投射下来，伴随这光的是一个清晰的呼唤：“你就做那光吧！把人心夺回！”

从那夜起，那道光就领我启程。它带我走的是“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也是一条我不认得的路，但



每一个路口都有神的话提示，每一段路途都有圣灵的导航。

2001年2月26日的上午，圣灵提醒我去读2月25日的《荒漠甘泉》，并清楚告诉我说，神要借《荒漠甘泉》这天的信息对我说话。我找到《荒漠甘泉》，翻到2月25日的信息，我看到了神的提醒：神要赐给我们一块应许之地，但是我们的脚却还没有去踏。我也看到神的应许：起来，去踏那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照着祂的应许赐给你们了。从那一刻起，《蔚蓝色》才真正启程。

二、看见文学的荒凉

《蔚蓝色》的创刊见证，早期的《蔚蓝色》杂志曾经登载，这里我只简单回顾一下《蔚蓝色》的创刊初衷：

中国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要有上帝的声音。

中国基督徒文学艺术家需要有奉献的祭坛。

中国思想文化界需要有灵魂的景观。

但在上世纪末，我们放眼望去，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中，依然没有上帝的声音。中国基督徒文学艺术工作者，依然难以找到奉献的祭坛。一些具有文本价值的文学作品，很难找到发表的阵地。中国思想文化界，依然徘徊于人本的思想；许多人完全不晓得在思想疲于奔命的路上，上帝会降下天梯。在这三个维度上，我们极目望去，虽然偶像林立，但遍地荒凉。

正是在这荒凉疲乏无水之地，上帝呼召我们起来，离开这地。于是，我们就起来，离开了。

三、一场文学性质的“出埃及”

2002年3月，《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刊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在当时已有的基督教出版物中增加一份出版物。不是一次出版界的“锦上添花”，而是一次不得已的“雪中送炭”。甚至在那遍地荒凉的年代，我们也不知手中的炭能烧多久。但我们确信：万有都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因此，在《蔚蓝色》的创刊号上，创刊词只有一句话：“创造者的心中沒有荒原。”因为我们相信，神说“要有”，就“有了”。

如今，《蔚蓝色》已经走完了十四个年头。在这条路上，神呼召了一批独特的跟随者。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上帝的声音——虽然还只是寂静中的微声。中国文学艺术家也找到了奉献的祭坛——上帝为这时代的基督徒作家敞开了宽大的门，这敞开的门没有人能随意关上。每一个被主分别为圣的作者，每一篇被主分别为圣的作品，都可以找到合适发表的地方。纸媒已经不是作品发表的唯一阵地，新媒体不仅给作品提供了更便利的发表平台，也为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更有效的空间。中国思想文化界也初现灵魂的景观——在《蔚蓝

色》作者群中，有几位有思想深度的作者所写的文字，宛若旷野的先知之声，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虽然还未产生普遍的即时回应，但我们相信，这些声音直到世界的嘈杂声消逝之后，还会被渴慕真理的人听见。

《蔚蓝色》的创刊实际是一场文学性质的“出埃及”，这十四年来，神亲自带领《蔚蓝色》走过了寂寞的旷野。在这旷野十四年，神首先在我们身上做的是“分别为圣”的工作。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地理上的埃及，只需一夜之间，但离开心理上的埃及，却耗时四十年之久。《蔚蓝色》创刊之后，无论是编者、作者、还是读者，我们都经历了文化表层的“出埃及”，但心灵深层的“出埃及”，我们虽走了十四年，却仍绕行在旷野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蔚蓝色》的起初创刊和今天的结束，都是“出埃及”的起点，而非终点。在被主“分别为圣”的路上，我们当走的路甚远。

四、尼波山上的遥望

如今，《蔚蓝色》“出埃及”之后的旷野即将走完，我们来到了约旦河边——河那边是神应许的迦南地，但能进入那地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人。在这个临界点，我们要象旧约时代的摩西，和耶和華神一道登上尼波山，遥望前方的应许地——相信，顺服，止步。

2015年3月我随美国福音证主协会主办的约旦以色列学习团去了圣地。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趟旅行，一路真是主恩同行，主话引领，主爱充满。在约旦境内，我登上了尼波山，那一天约旦境内雾霭弥漫，我看不见远方的约旦河，更看不见更远方的迦南。但就在我所有看不见的背后，我的信心却穿越了所有的物象，直接抵达了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地方，那一刻我是何等惊奇并惊喜，那一刻，我更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为何站在这里？

五、看见生命的荒凉

从圣地回来之后，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回望圣地，每一次回望，都感觉到主对我说话，我又一次感觉到主的召唤，这次的召唤不是一次文学性质的“出埃及”，而是一次生命性质的“出埃及”。神又一次让我看见一种荒凉，不是文学的荒凉，而是生命的荒凉——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惟有从上帝那里流出的话语，才能滋润这地。但在这信息泛滥的世代，人们时常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却很难听到有意义的话语，甚至在以上帝之名聚集的地方，也充满了世界的杂音。

一场“埃及的瘟疫”正在这世代流行。

过去十四年，《蔚蓝色》致力于让人“在万象中看见上帝的脚踪”，那仅仅是“出埃及”的起点。“到祂面前来”才是“出埃及”的目的——但这却不是文学的使命。

《蔚蓝色》走到“约旦河边”结束了，但文学的“出埃及”并没有结束。我们相信，在《蔚蓝色》止步的地方，神必拣选新一代的约书亚，进入祂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必有春雨秋实，覆盖那地。而我们的尼波山，就在此地。生命性质的“出埃及”，也由此启程。

等待着 另一扇窗户

刘同苏

2007年秋季，我在加拿大东部的一个营地中答应宁子为《蔚蓝色》的哲学专栏写点东西。那时，大概我与宁子在心里都有些含糊。（我猜）宁子那时只见过我在教会刊物上那些灵力十足的文字，恐怕并不肯定除那以外我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另外，她也阅过一些端着“哲学”或“神学”架子，用大而空的概念或僵直的“条条”堆砌起来的文章，对哲学来头的东西心里似乎也有些畏惧之意。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基督教的文学平台允许哲学的思辨扯到多远。不过，一写之下，彼此便有“恨晚”的意思；于是，便有了八年之交。

《蔚蓝色》多数时候是宁子一个人在编，所以，宁子的品味构成了《蔚蓝色》的主调。文字的鉴赏力应当是一个编者最重要的品质了。文字的鉴赏力是透视文字内在方面的能力。当下的编者“属肉体”的居多；以为“文”就是“字”堆砌出来的，却不知“文”有“风（即‘灵’）”，由此而出“彩”。文字是有生命的，因为文就是人。人都是个性的存在，所以，文字都是有个性化的。若编者落到用电脑去切割文章的地步，其身后也就剩下满地“文”尸了。宁子常常透过文字的肉体，直视其中那“如人”的生命，从而，让作者的个性色彩出现在纸上。

文字既是生命，就是浑然一体的；即使有外形的残缺，文中的生命依然是一个个性的整体。实际上，佳作总体来说都是不规范的；千篇一律的规范哪里出得来独特的个性色彩呢？编者是一个收藏家。好的编者应当一眼就被文中那独一无二而永恒的灵魂所吸引，并用全部力量去保护那浑然而质朴的个性原味。现今的编者都好为作文老师，似乎以为在文上改了几笔，就成了作者之师了，却不知在古画上动笔的人，只不过破坏了原作浑然的个性生命，而收藏的目的也就失落了。

在潜意识里，基督教刊物常自诩为教会的机关报，而一旦成为教会的“党报”，语言的套路也就僵化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不过是语言上的律法主义。语言无非是一个载器；语言若用固定套路罩住承载之物，所载的也就不是生命了。《蔚蓝色》有一点不拘一格的意思，那就是其文字有鲜活之色的原因。在《蔚蓝色》上沥沥拉拉地挥洒了七年的“上下”，其思辨视角与语言风格都有些另类，承蒙宁子不弃，每期都以“翘首以待”激励。好文章是作者与编者生命互动的结果；高手也得有个场子，才可能将拳脚施展出来。本期，《蔚蓝色》的门要关了，但我们仍可期待上帝另开一扇窗户。



为真理而创作

陈宗清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语言和文字是最主要的媒介。神赐予人语言的天赋，主要的目的是让人可以去描述真理，并在理智上层面上掌握真实。透过文字，我们能陈明超越时空、永恒性的真理，并在灵魂的深处与之产生共鸣。这个哲学前提已是今天神学家的共识。

《蔚蓝色》杂志的成立，是出于宁子的异象。因为当年在华人文字的园地里，缺乏以优雅文笔、丰富文学体裁去诠释真理的平台。她希望透过自己生命的奉献，让无数寻求永恒亮光的华人理想主义者，能得到灵魂的喂养。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激发人对真善美的渴望，还可引导疲惫的心灵在造物主的眷佑下享受安息。过去十四年来，《蔚蓝色》的文字追求有三方面的向度：透视人生百态的高度，剖析复杂人性的深度，撷取各种不同哲理的广度。

所谓透视人生百态的高度，乃在于谈论事物时，不仅仅停留在肤浅、感性的经历上，也不被理性主义所绑架，以至无法表彰生命的超验性。由于人是受造者，所以我们并无能力正确认识自身；换言之，除非我们能从创造者的高度来检视人生命的困境，否则我们对许多人生的疑难总是无解。

《蔚蓝色》杂志的作者努力探索人性最深层的挣扎，希望用所铺陈的文字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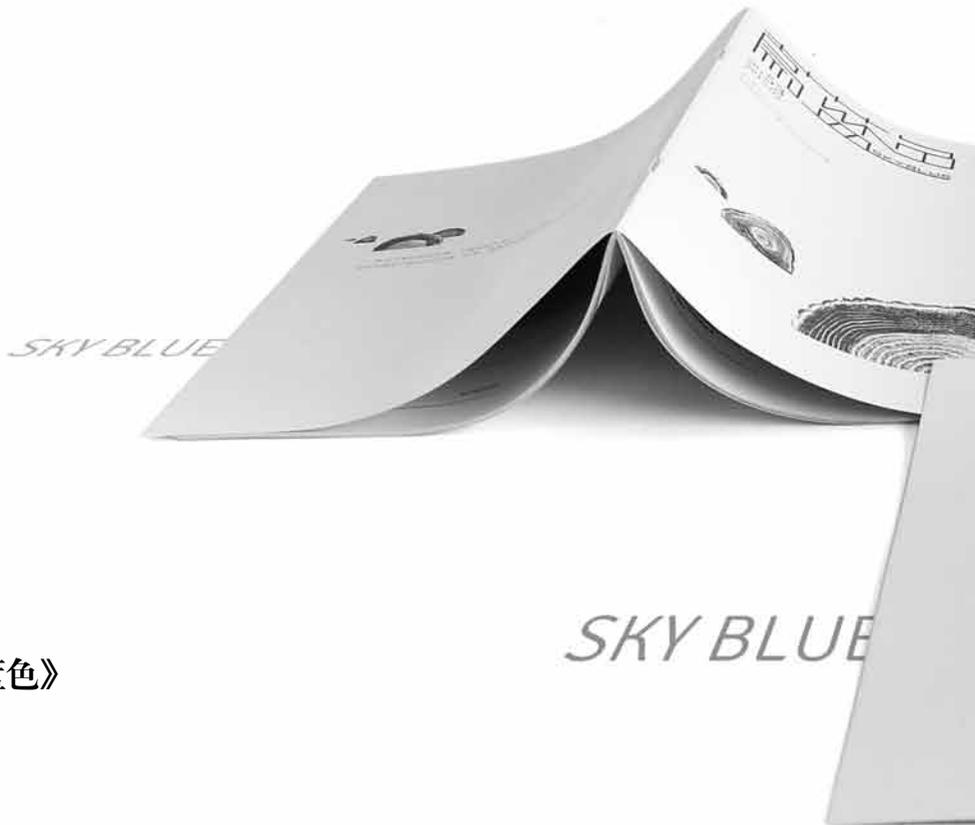
灵魂，让昏蒙的心可以苏醒过来。物质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现代主义高举理性的模式、以及后现代主义拥抱虚无的走向，都无法让认真探索真理的心灵得到满足。摩西指出，创造灵魂上帝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诗篇》90:1）。

已过世的美国哲学家贺尔姆斯（Arthur F. Holmes）曾写过一本书，书名为《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All truth is God's truth）。《蔚蓝色》的文章牵涉的哲理包括社会、心理、法学、政治、科学、哲学与历史等，在各种不同对真理钻研的学问中，我们都能深刻体会真理的本体——上帝向我们不断招手。除非我们认识祂，否则一切的哲理都将分崩离析，无法支撑生命之重。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神在英国兴起好几位第一流的基督徒作家，像麦克当纳（George MacDonald）、柴斯特顿（G. K. Chesterton）、谢尔丝（Dorothy L. Sayers）、托尔金（M. R. R. Tolkien）、鲁益师（C. S. Lewis）等，都曾以各种文体、风格来驳斥无神论的谬误。他们的读者众多，以至对基督信仰的维护力量，甚至超越神学家。

经过十四年的耕耘，宁子认为，神带领她在《蔚蓝色》的使命已经告一段落，所以这份在基督教文字界独树一帜的刊物将走进历史。万事万物皆在神的手中，正如圣经《传道书》所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传道书》3:1-2），同样，一份杂志创刊有时，结束也有时。过去十几年，有不少华人读者因这份刊物得着指引、帮助、与喂养。为这一切的果子，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





仰脸向天歌唱

——我与《蔚蓝色》

海燕

一

记得是2001年6月的一天，我和一位神学生一起去加州看望宁子。接待我们的时候，宁子分享了基督教文学的异象，谈起即将创刊的《蔚蓝色》季刊。那时候，决定成立蔚蓝色出版社的董事会刚刚开过了，这将是第一份中文的基督教大型文艺季刊。这个消息让我期待与激动了好一阵子。

二

短短几个月之后，我打开一份邮件，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蔚蓝色》创刊号就出现在眼前。封面是一幅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前行的画作，里面有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与翻译。文字是典雅的，且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我记得，底特律地区的每一个华人教会都收到了《蔚蓝色》创刊号。后来我得知，宁子把《蔚蓝色》创刊号寄赠给了北美所有的华人教会。

《蔚蓝色》安静平稳地走着自己的路，一期一期地出着期刊。每一次翻开新一期的《蔚蓝色》，我都好像是走进了一座精美的殿宇，走进了在欧陆的某个安谧的小城见过的那种教堂，她让我体验到精心营造的神圣文化的氛围，其间仿佛有一扇开启的窗子，通往另一种天地，使我们的情操得以陶冶、升华。在这块田园里，我看见，《蔚蓝色》逐渐地聚拢了一群有着共同追求的作者们，他们以自己独特的领受和感悟在默默地耕耘着。而且，一开始我就留意到，他们是一群对语言赋以超常关注度的人。



我记起潘能伯格的断言：“我们要把超越目前时刻的广阔的精神概括能力归功于语言。”正是经由语言，人们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而能摸索着进入自由之地。对于这群以十字架为导向的作者们，我们或许可以说，《蔚蓝色》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这样的历程。我赞美这种探索精神，期待着语言迎向天梯般的启示的时刻，期待着语言住进智慧的居所，那最初、最终、最好的居所的時刻。这是一个多媒介方兴未艾的时代，但我以为，作为直接进入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之载体的语言，总有一天，会被人们以与蛮荒时代相似的经历，来重新发现其价值。

三

从2002年初到2015年底，《蔚蓝色》走过了她十四年的历程，每一期杂志都是走向祭坛的脚印，《蔚蓝色》始终没有偏离起初的异象。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献祭，在这个祭坛上，创办者希望能有真正价值的现代汉语言基督文学作品出现，并藉由外国历代灵性文学的译介，让当代中国基督徒作者看到一些“神圣文学景观”。我可以作见证的是，主编宁子弹精竭虑地为《蔚蓝色》的圣工摆上了自己最好的。圣灵的同在，主在十字架的出场，主在复活中的出场，都是如此的真实。

今年五月，在《蔚蓝色》董事会上，宁子提出，近两年来，她越来越感到有一种新的召唤在吸引着自己，她感觉主的时间到了，她的事奉即将转入集中精力传讲神的话语的阶段。董事会接受了宁子的提议，决定在2015年底出版《蔚蓝色》终刊号。

《蔚蓝色》这十四年是何等美好的生命见证！论到为主有所作为的人，奥古斯丁曾说：

“这是因为他们承受的恩典多于他人。”诚哉斯言！有志者，事竟成。人的意志之坚韧乃是因上帝加倍的恩典。

四

加入《蔚蓝色》作者群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我学习写作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并将欧美现代诗中根据圣经题材写成的诗歌翻译成中文，大体是从参与《蔚蓝色》的事奉开始的。

而有感动来参与文字事奉，则比这要早几年。那时，有了这样的感召，我心里却还是在反复地祷告、验证，我反复地自问：我行吗？我是学工程的，虽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就是文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但直到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文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业余爱好。

1995年底，我到德国的纽伦堡去出差一个多月，心里还是存着求验证的念头。一天傍晚，我漫步在纽伦堡的圣诞市场上，随意浏览着一排排眼花缭乱的圣诞礼品。忽然，我被摆在礼品架上的一位天使造像吸引了。她微张着翅膀，仰着脸向天歌唱，像处子一样纯洁，神情飞扬而专注。那一瞬间，我心里的一切疑虑消逝了：我要像这位天使一样歌唱！纽伦堡的圣诞市场是全欧洲最大的，历史也悠久，可以上溯到马丁路德的时代。熙熙攘攘的人群，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观光造访。我随着人流继续往前走，直到看遍了圣诞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仍不能忘怀那个天使。我回头想去把那个礼品买下来，放在我的书桌前，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那天以后，一直到我离开纽伦堡的那个夜晚，多少次我去过圣诞市场，都没有再见到那位天使。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上帝对我的感召，我加紧了神学和文学的装备。

后来，我翻译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诗歌时，才发现里他也曾在纽伦堡的圣诞市场流连忘返，并把那儿的圣诞景象写进了诗句。屈指一算，那竟是近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精神之树是常青的。

《蔚蓝色》创刊时，由于我此前花了两个学期读里尔克的诗歌，思想里尔克的生平，并研读过艺术史，在宁子的鼓励下，我便开始创作里尔克的心灵史《漫游者的超越》。里尔克素有诗人神学家之称，写了不少根据圣经经文写成的诗歌，我正好翻译出来与逐节写成的《漫游者的超越》的章节相配合，在《蔚蓝色》杂志上连载。最吸引我的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的世界。如果不是想要展开杜伊诺哀歌的神学世界，我是不会有兴趣来写里尔克如何超越罗丹、超越塞尚的，尽管后者也是富有深意的。我完全无意让诗人与雕塑家、画家来较力，我写的是心灵的轨迹，是对艺术生命之源的认定之前、之后的形式与对象，所以，这部心灵史的大部分篇章，是在探索杜伊诺哀歌对诗人里尔克意味着什么，想要说明与上帝的关系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是何等地重要。2006年，这些内容由蔚蓝色出版社结集出版为《漫游者的超越》一书，分别在海外和中国大陆出版了。如果不是有宁子的督促，像我这样有惰性的人，恐怕会放过了这些游思，而不会将它们形之于文字的。

十四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可惜我对《蔚蓝色》的文字奉献不多。主要是因为我的神学装备不足，知识素养不足，加上我的灵命不够，常常要补课，我写得不多、不快，而且后来由工业界转入教职，时间上更是捉襟见肘了。

回首过往，在基本上完成里尔克研究之后，按宁子的稿约，我写了阿琪雅纳（Akiane Kramarik）的故事《画梦的孩子》，为了对之加以神学的阐释，费了一番心思。在译完了里尔克根据圣经经文写成的诗歌之后，我转而翻译欧美诗歌中根据圣经经文写成的诗歌。记得有一次，宁子要几首圣诞诗歌，我选译了几首短诗寄去。宁子说：“最好是以圣子耶稣为主要内容的。”于是，我译了波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长诗《圣诞之星》寄过去。宁子马上回信说：

“感谢主让诗人写出如此美好的圣诞诗歌，并让你有如此美好的译文。美极了，我很喜欢，也很感动，这首诗真是体现了诗的美，文字空间感上的优越、庄严、传神。谢谢你，这下圣诞这期才够分量。”

“有一个词可能需要再斟酌：‘辐条’的意思不是很容易理解，你看是否可以翻译得稍微容易理解些？”

在没有看英文原文的情况下，宁子敏锐地指出“辐条”译得不准确！我马上查了原文，发现她是对的，应该译成“车辙”，是我疏忽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我自己也写一些诗歌，但更着重于翻译欧美根据圣经经文写成的灵性诗歌精品，希望将来能结集出版。

我作了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遗迹的考察，《蔚蓝色》发表忻州考察记时，宁子为它起了非常传神的标题《走向各各他》。我还到英国收集了差会、神学院的资料，与传教士的后人交谈，并正在计划再次到英国做进一步的考察。我是在为将来写上下卷的《忻州的日记》作准备，我想把历史、现实，英国、中国，圣地、山西编织在一起写。最重要的工作，是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中外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并把事件放在神性和历史的空间里审视，对群众运动作深层的精神分析，还传教士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和光彩。

五

在《蔚蓝色》终刊之际，我们看到，还有许多该做的事尚未去做。而且每做一件事，都将会是一次充满艰难挑战的旅行。我们要向上帝求千倍的恩典。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

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
tionInc.of Canada
请注明：
For SkyBlue
Tel: (416)297-6540
Fax: (416)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德国 / 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 / 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 bookroom@cocm.org.uk

新西兰 / 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0630
New Zealand

香港 /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 /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___份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___期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电话：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件地址： _____